

集得谈医一得集

赵树珍 编校

內 容 提 要

《籀籒^{〔1〕}谈医一得集》共收集张山雷先生医学论文二十七篇，成书于1932年。内容涉及中医基础理论探讨，治疗经验，方药应用体会，医学评论等。全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本着医学事关人命的认识，对病人高度负责，严肃认真的医德医风；刻苦钻研，释疑探奥，注重实际，善于总结的科学态度和师古而不泥古，学习现代医学而不蔑视祖国医学的创新精神。在振兴中医事业，继承发扬祖国医学，促进中医现代化的今天，这些医学思想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供中医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者参考。

本书惟有1932年兰溪中医专门学校油印本一种版本，这次校注即以此本为底本。书中有的篇章原无题目，编校时基本上采用张氏门人王赞纶所定之题目予以补加，如“饮冰泄泻病案一则”、“悍铁樵有汗用桂枝无汗用麻黄答辨”、“大陷胸汤十枣汤应用答辨”三篇即是。

〔1〕 籀(zhōu 宙) 籒(yí 移) 读书作文的书房。籀，读书，籀文；籒，小屋。

小 序

寿颐不敏，十三岁始习帖括^{〔1〕}，顾性不嗜八股，成童之年，偏喜涉猎百家之言，借消永昼。光绪甲午，慈亲春秋已高，患肢体不遂病，迎医尝药者乙期有半，乃时与医界相往还，始置医家言，聊备参考。初非有习以营业之志，迨讽籀^{〔2〕}稍多，自以为尚易领悟，遂渐好之。乙未、戊戌连遭大故，无心乡举，间乃稽核各医籍同异，欲以求其通贯，而颇不易言，但研究日久，于杂病粗有头绪，戚郇^{〔3〕}间时以疾苦相告，索方而去，尚能桴应。洎^{〔4〕}乎庚辛之间，问病者渐多，而自思于时病变化竟是茫无端绪，乃于壬寅午月，负笈于同邑黄墙邨朱闾僊先生之门，所见内外女幼各病，日以百计，亲承提命，言其然而并阐发其所以然之原理。盖吾师当弱冠之年，黄墙朱氏冠千先生望重一时，就诊者无日不座为之满。师为冠千胞再侄，侍诊十载，临诊最多，复杂疑难无不处之有素。悉以生平经验一一为不才指示，故虽侍坐不及三年，而饮我上池，不啻洞垣有见^{〔5〕}，凡寿颐近十余年所笔之于书者，盖无一不本诸吾师当日之挥麈清谈^{〔6〕}也。厥后岁在甲寅，吾师创设中医学校于黄墙家塾，实开国医立校之先河。即命寿颐为之相助，于是始以向之所受于吾师者，编纂课堂讲义，为目约十余种，所惜者，甫及两载，吾师遽归道山^{〔7〕}，黄墙医校遂尔中辍。师之素愿未尝，不无遗憾，而寿颐幸以吾师之绪余，来遡浙东，岁历一星^{〔8〕}，各种旧稿次第就绪，亦聊以告慰吾师在天之灵，庶乎不负传薪之一脉。兹者头童齿豁^{〔9〕}，甲子已周，回忆三十年来读书心得，零编只简，盖亦不鲜，听其散佚，未免可惜，曩岁^{〔10〕}汇集，考古诸条，编为《谈医考证集》一卷，兹更录其余，另成一帙，以其颇有独抒所见，不拾他人牙慧者，因颜之曰《谈医一得集》，而并书半生治医之涯略于简端。

时中元壬申中秋后四日山雷甫白识

〔1〕 帖括 科举考试文件之名。唐代考试制度，明经科以“帖经”试士。《文献通考·选举二》：“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唯开一行，裁纸为帖。”后考生因帖经难记，就总结经文编成歌诀，便于熟读，叫帖括。《新唐书·选举志下》：“明经者但记帖括。”明清八股文有仿于唐之帖括者，亦称之。

〔2〕 讽籀(zhòu 宙) 讽，背诵。籀，读书。合为诵读之意。

〔3〕 戚郇(dāng 党) 亲朋好友，拉帮结党。郇，与“党”通，乡党也。《说文通训定声》：“郇，假借为党。”

〔4〕 洎(jì 记) 及；到。《集韵》：“洎，及也。”

〔5〕 饮我上池，不啻洞垣有见 文意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上池，即上池水，未落地之水也，如露水。洞垣有见，即隔墙能见人。原意是说扁鹊用上池水送服长桑君给他的药，三十天后能隔墙见人，这里借喻张氏得其师朱闾僊的传授，在医学上大有长进。

〔6〕 挥麈清谈 麈(zhú 主)，指驼鹿，即今之四不象也。《尔雅·释兽》：“麈，似鹿而大，其尾辟尘。”挥麈清谈泛指闲居谈论，因魏晋人清谈时常执麈尾，故名。

〔7〕 归道山 古代称人死为归道山。

〔8〕 一星 《左传》：“晋侯曰：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故一星即一星终，乃十二年之谓也。

〔9〕 头童齿豁 头秃齿缺，形容衰老之状态。

〔10〕 曩岁 曩(náng 囊上)，以往；从前。意为过去的岁月。

目 录

伤寒论少阳病柴胡证之新研究·····	419
寸关尺三部脉形所以不同之实在理论·····	420
致中央国医馆理事诸公函·····	422
论医学之不可浅尝·····	424
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解·····	425
《伤寒论》非专治冬伤于寒之病说·····	426
时证新治验·····	426
饮冰泄泻病案一则·····	427
恽铁樵有汗用桂枝无汗用麻黄答辨·····	428
时病发热不可概用发表及清凉说·····	429
《伤寒论》太阳病篇有汗脉缓无汗脉紧解·····	430
麻黄桂枝葛根辨·····	430
阳证阴脉未必不治说·····	431
因于湿首如裹清湿地气之中人也必从足始解·····	431
命门相火与肾阴之天一真水不可分为二事说·····	433
血结膀胱证辟谬·····	433
伤寒为阳邪说·····	434
偶见沪上某君刊行伤寒小册所引有似是实非者为作随笔两则·····	435
大陷胸汤、十枣汤应用答辨·····	437
伤风咳嗽浅说·····	438
昏晕猝厥不可概用痧药说·····	439
癥瘕积聚浅解·····	439
论伤寒辨脉法第三节阳不足阴不足两层之一误再误歧中又歧·····	440
辨舌谈·····	441
《伤寒论》桂枝人参汤主治协热利之我见·····	442
栀子豉汤非吐剂辨·····	443
千顷堂新印历代脉诀精华序·····	443

伤寒论少阳病柴胡证之新研究

世之治少阳病者，习见夫《内经》热病论及《伤寒论》三阳次序，均是阳明居先，少阳为后，必谓阳明为病已是里热，而少阳且在阳明之后，当属肝胆火炽之证。而本论之所谓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食，心烦喜呕，胁下痞鞭，种种见证，仲景明明以小柴胡汤主之，又见夫伤寒中风柴胡证条中，且谓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而上文所举各证，则皆为温热病中所恒有。自宋以来，仲景书盛行于世，凡此诸证，当然援引本论但见一证，不必悉具之例，无往而不可径授小柴胡汤，仲景心法即在此中，笃信好古学者，不当如是耶！然默览前人治案，凡用大小柴胡汤以治热病诸证，在作者虽自谓如何得效，然亦多自叙服药之后，时有变幻加剧见证。间尝平心思之，明是柴胡临证，苟其表寒尚盛，里未化热，寒热往来而尚未得汗者，间或一用此药，设使热盛脉劲，则凡是表药，无不畏之如鸩。而仲景书之小柴胡全方，且居恒私语，每以为时病中绝无此对药之证，未尝不怀疑于仲景之所谓柴胡证者究属何等证候。思之二十余年，终是莫明其妙，参考群贤《伤寒论》注，纵使各抒伟论，大费心思，而以愚观之，均觉雾里看花，黯黯莫辨天日。惟是伤寒之论，有如日月经天，江河纬地，而小柴胡一方，尤为仲师习用要药。本论反复申明，不嫌词费，必不作欺人之语，不才未能窥透奥旨，究竟所识到。继而仰首遐思，读书之法，凡遇必不可通之处，苟能放大眼光，四面参证，当自有豁然贯通之一日，或且须于无字处求之，时能悟出古人未言之隐。因以本论小柴胡汤各条细为寻绎，则少阳篇明有本太阳不解转入少阳一节，所叙见证，则胁下鞭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尚未吐下，而是证之脉则为沉紧，治则小柴胡汤。乃始恍然于柴胡所治之少阳，是为太阳表寒未罢而与少阳合病，非惟内无郁热，抑且表寒入里，遏抑少阳阳气，闭不得宣，所以于脉应之，不仅为太阳之浮紧，而沉部亦紧，宁非太少合病里亦有寒之明证？则斯证之胁下鞭满，干呕不食，均为寒气窒塞而然，自然宜于温升疏散，柴胡轻扬，庶为合辙。若在阳明既热以后，而与少阳各证并见，则肝胆阳焰俱已横逆恣肆，其脉必无沉紧之理，仲景处此，当然不用柴胡温升散表之药。逮乎宋金元明诸公所治温病少阳各证，胸胁苦满，心烦喜呕，无非痰热交结，肝胆阳升之候，斯时之脉，必不且沉且紧，而复以柴胡升之，参甘大枣腻之，宁不助桀为虐？嗟乎！辨脉认证原是治医之喫紧关头，奈何宋后诸贤，止知有少阳病之但见一证便属柴胡，而皆若未见有少阳沉紧一条者，则又何往而不愆事（少阳篇更有少阳之脉弦细一条，亦是此旨，学者苟能合而观之，会而通之，当必有恍然大悟者，必不以山雷斯言为向壁虚构^{〔1〕}）。夫以仲景明确有指示之证据，而读其书者，皆若未尝一见，且许多注家，亦无一人体会及此，随手敷衍，都为吃语，乃使柴胡一药，竟作害人毒品，夫岂仲师当日所能逆料，此不才之所谓四面参证，一旦贯通者是也。若谓于无字处求之，则本论中更难觅得一无形之暗证。盖仲景既以太阳、阳明、少阳三者各为篇次，苟其少阳病柴胡汤证必在阳明大热之后，则皆当编入少阳篇中，自成一队，何以仲景所用柴胡汤诸节，多在太阳篇中，而少阳本篇反是寥寥无几？即此可知太阳篇内之柴胡证治，均为太少两阳合病之寒证，而绝非阳明少阳合病之热证。然则凡遇热病之少阳见证，而妄引仲师成

〔1〕 向壁虚构 亦称“向壁虚造”，比喻凭空捏造。

例，浪投柴胡者，直是抱薪救火，为虎傅翼作用。宜乎病随药转，变幻滋多，此层至理，竟是古今名贤未有一人悟到。不佞为此创论，得毋好奇太过，然证以三十年之见闻阅历，窃谓药理病情必如是而始能针对，爰抒所见，为学者告，是乃读《伤寒论》之一大关键，庶乎而今而后，少阳热病，不致复为柴胡所苦，或亦足为不佞治医之小小贡献云尔。

寸关尺三部脉形所以不同之实在理论

中医诊脉之法，《素问》有天地人上中下三部之说，可知上古之世，本未尝独取寸口，但其术繁碎琐屑，颇不足以握其要而会其通。虽脉要精微论尺内两旁一节，已隐隐然标明左右两手六部分诊脏腑内外，而言之未尽轩豁，且亦未尝明示人以寸关尺三字，其独取寸口以决五脏六腑死生吉凶之候者。《难经》一书，专家之学，盖亦上古之世精于脉理学者独创之发明也。盖寸关尺三部，寸许脉搏，虽曰肺手太阴一经之所过，然确是表里、脏腑、上下、内外、前后、左右、虚实、逆从、真假寒热，无不可悉见于三指之下。凡治国医之学者，果有阅历经经验，得诸心而应诸手，皆能知其凿凿有据，绝非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可比，宜乎举国宗之，遂为百世不祧^{〔1〕}之大经大法，自汉以来二千余年，俱无异议。（仲景《伤寒论》序，尝以人迎趺阳三部不参，握手不及足，讥诮其时医家之陋。盖仲师笃信好古，仍守《素问》天地人三部诊脉旧法，是以《伤寒论》中，时以人迎、趺阳、太溪三者并重。然即据仲师此说，已可见当时医家界，固皆独取寸口，不参三部，不握足矣！是为东汉时代，八十一难学说，已是通行之确证。）洎乎近世，欧化东渐，治新学者，乃以彼中习惯，注重器械，不讲脉理，遂谓祖国脉书多由臆造，竟欲一概抹杀，借以张皇异国之旗帜，自谓归化泰西^{〔2〕}，非常荣宠，蔑视旧学，冷嘲热讽，无所不为，甚至戟手漫骂，如獬^{〔3〕}如狂。戾气所鍾，效尤日众，一人唱之，十人和之，异口同声，已成风气。其所持之理，最为振振有词者，则曰寸关尺三部之脉，只是一条血管，仅仅三指之间，血行脉搏，形势缓急，全体一律，那得寸许地步，而有寸脉如何，关脉如何，尺脉如何，节节不同之理？岂非向壁虚构，尽是謬^{〔4〕}言。况又谓某部主心肺，某部主肾肝，一似胸腹中各脏各腑全露于两手掌后者，无一非欺人之语。是语也，以局外人心理断之，言之有物，未有不信以为确当者。不佞试以血脉生成之真相，为彼耳食^{〔5〕}之徒正告之，可乎？盖三部之脉，诚不过寸许地步，且确是一条血管所搏动，貌视之，似必三部若一，左右不殊。其亦知人身血管，原非平行于肌肉之间，其中深浅，本是节节不同，则搏动形势，在脉管中固未尝有大小刚柔之异，而在皮外以指按之，即因其脉管之深浅有殊，而指下所得之状态，自然节节各别。且掌后诊脉之处，有骨垫于其下，则寸尺与关，唯关上独有骨节，显而易见，尽人皆知。其关前之寸部，已在高骨之侧，夫岂关上可比？而关后之尺部，更属空虚，乃在骨缝之间，完全无所垫者。三指所按之处，形势既是如是

〔1〕 桃（tiāo 挑） 超也。《礼记·祭法·设庙桃坛埴·注》：“桃之言超也。”一说桃为远祖庙。如《礼记·祭法》：“远庙为桃。”孙希旦集解：“谓之远庙者，言其数远而将迁也。”不桃，乃不迁、不变之意。

〔2〕 泰西 犹言极西，旧时用以称西方国家，一般泛指欧美各国。

〔3〕 獬（zhì 制） 狗发疯。《说文解字》：“狂犬也。”

〔4〕 謬（wèi 卫） 诈也，与“伪”通。謬言，虚妄不实之言论。

〔5〕 耳食 谓不加审察、思索，轻信传闻的话。

其不等，纵使此中脉管平置于皮肉之里，亦必因其皮下所垫骨骼之不同，而指下所得脉行之气势，显然大别。况乎三指之下，脉管浅深亦复有异，盖尺部脉管比之寸关较为深藏，是以无论何人，两尺脉状，率皆形小力弱，必为寸关两部显形不同之态，苟非其人肝肾相火猖狂，万无尺脉独为洪大之事。（十九难尝谓女子尺脉恒盛，乃是周秦之世，好为新奇者之独创一说。不佞谓是理想家凿空虚构，以为男女禀赋阴阳有别，于脉应之，当有显然不同之状态，而未尝有诊脉之实在功夫，遂尔铸此大错，决非知医者之笔墨。向来注者，望文敷衍，皆是吃语，不佞所撰《难经笺正》已详言之。又《褚氏遗书》亦尝谓女人之脉与男子相反，则本十九难而空泛言之，更不足征，且原是伪书，尤其无研究价值矣。）仲景所谓太阳病，脉阳浮而阴弱者，原是自然之脉状，盖尺主下焦，肝肾之气深藏于密，必不暴露于外，正合天然之情势。此三指之下，寸许地步，脉搏应指，所以三部不同之实在理由，而亦即其三部不同之实在形态。治医之士，苟能于临证时细心体验，自能悟彻源委。彼局外人未尝有丝毫阅历，何从识得此中三昧，而乃山高如脉^{〔1〕}，妄逞狂瞽^{〔2〕}，适以自彰其陋，于吾道亦复何损。若夫左右两手，六部脉位，分主脏腑上下内外左右，原以气化桴应而言，虽不可过于拘执，然亦何能废除。且某病当有某种脉形，见于某部，固甚多确有可据者，但亦非心粗气浮，率尔操觚^{〔3〕}，音流所能明辨及此。彼俗子手到腕上，而闭目喃喃，辄谓心肺如何，脾胃如何者，诚未免痴人说梦，妄不可听。究竟铜山西崩，洛钟东应^{〔4〕}，无情金石，尚能彼此感孚，何况人为万物之灵。有诸内必形诸外，则身有是病而脉状为之变迁，原属理之所必然，而亦事之所固有，特非埋头十年，深造有得，正不易到此境界，启此灵机，所谓此中人语不足为外人道者，门外汉乌乎知之。合信氏《全体新论》亦谓中国医学分寸关尺以属脏腑，三指齐下竟作数样脉理之不确定，则彼是外国学者，未尝以中医脉理用心寻绎，而作此皮相之批评，原不足怪。独是今日寻瘢索垢之徒，则觊^{〔5〕}然人面，犹是亚东种子，眼未尝碧，鼻未尝高，但学得窄袖短衣，履声橐橐^{〔6〕}，即已自视为西方骄子，开口便说他国之物无一不良，祖国之事无一不坏。岂知人之所以为良者，渠^{〔7〕}且未曾梦见，而已之所以不良者，渠又不识真情。依傍他人之门楣，居然倚势作威福，生成媚外贱骨，求为异族顺民，吾不知彼之深其目而蚘^{〔8〕}其髯者，果能引之为同调否也。昔人有咏鸚鵡者曰：齿牙余慧才偷得，便倚聪明学

〔1〕 脉（dùn 蹲） 通“墩”，土堆也。《字汇补》：“土脉，土墩也。”

〔2〕 瞽（gǔ 谷） 乐人、乐工。《礼记·玉藻》：“御瞽几声之上下。”

〔3〕 率尔操觚 觚（gū 孤），古代用来书写的木简，与“觚”通。原意为拿起木简就写文章。形容文思敏捷。晋·陆机《文赋》：“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后世形容写作态度不严肃，随意着笔。

〔4〕 铜山西崩，洛钟东应 《世说新语·文学》：“铜山西崩，灵钟东应。”刘孝标注引《东方朔传》曰：“孝武皇帝时，未央宫前殿钟无故自鸣，三日三夜不止。诏问太史侍郎王朔，朔言恐有兵气。更问东方朔，朔曰：‘臣闻铜者山之子，山者铜之母，以阴阳气类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钟先鸣。’……居三日，南郡太守上书言，山崩延袤二十余里。”后据此传说，以“铜山西崩，洛钟东应”表示重大事件互相影响。

〔5〕 觊（tián 舔） 面觊貌。《字汇》：“觊，面觊。”

〔6〕 橐橐（túo 驼） 象坚物触地的声音。

〔7〕 渠（gū 居） 他。《说文通训定声》：“彼人之称，犹渠也。”

〔8〕 蚘（qiū 求） 通“虬”，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龙。虬髯，蜷曲的胡须，特指颊须。《旧五代史·皇甫遇传》：“遇少好勇，及壮，虬髯，善骑射。”

骂人。亦多见其不知量耳。

致中央国医馆理事诸公函

顷展国馆公函，猥^{〔1〕}以不才，厕名于学术整理之列，所系其重，闻命悚惶。诚以此番举动，一言而当，济世之航，一字而讹，殃民之刃，自惭袜线^{〔2〕}，殆弗能胜。惟是诸同仁眼光远到，愿力宏溥，将以扫除浊世之糝糠，共跻生民于寿宇，斯诚千载一时之盛举，挽回劫运之天机，抑亦颠连无告之病家所祷祝而呼吁者。凡有血气，畴^{〔3〕}不同情，矧^{〔4〕}在吾曹，尤殷素愿。特是“整理”二字，万绪千头，一部十七史，果从何处说起，再四思维，确有不可不尽之义务，而亦实有不易贯彻之苦衷，请以管窥蠡测^{〔5〕}之愚，与大君子平心一商榷之。盖国医之所以不为新知识界信任者，岂不曰言人人殊，各道其道，乍聆绪论，已怊恍而莫可凭依，即饮药汤，亦迁延而难图近效，甚者且病随药变，尤加剧焉。此在饱览世故者，谁不共见共闻，虽欲勉为国护法，而事实俱在，曲讳莫由。诚不若新学家之诊断，大致相符，其用药，则热病有阿司比林，疟病有金鸡纳霜，悉归统一。此其故，一由于习国学者之程度不齐；一由于伊^{〔6〕}古来之书籍芜杂。虽数千年神圣心传，与夫吾侪^{〔7〕}阅历经验，未始不尽在卷轴之中，无如成作太富，陈陈相因，苗莠同畴，瑕瑜不掩。《内》、《难》圣经，《伤寒》贤传，犹有不甚可解，而唐宋金元以降，更多肤廓^{〔8〕}，徒乱人意，求其适用，几等于百分之零。今当开明时代，而以整理为职志，是必从实在功用着手，一洗向来空言敷衍，如涂涂附^{〔9〕}之陋。此须每一部书加以精密之论断，细为抉择，判别是非，如四库馆提要之例而加详焉。揭橥^{〔10〕}正义，树之宗风，乃可以保障狂澜，斡旋气运。秉此笔政者，不仅以学力文采为难解，尤必在实验上剴切^{〔11〕}发挥，然后坐可言而起可行，俾通国后生，咸知准则。维是一部燕许文章^{〔12〕}，已非少数人

〔1〕 猥(wěi 委) 谦词。犹言辱。

〔2〕 袜线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韩昭仕蜀，至礼部尚书，文思殿大学士，粗有文章，至于琴、棋、书、算、射、法，悉皆涉猎，以至承恩于后主。时有朝士李台叟曰：“韩八座事艺，如拆袜线，无一条长。”后因以“袜线”比喻才短之意。

〔3〕 畴 与“俦”通，意为谁。

〔4〕 矧(shěn 市) 况且；何况。《尔雅释言》：“矧，况也。”

〔5〕 管窥蠡(lǐ)测 管，竹管；窥，从孔隙里看；蠡，贝壳做的瓢；测，测量。汉·东方朔《答客难》：“以管窥天，以蠡测海。”比喻对事物的观察和了解很狭窄、片面。

〔6〕 伊 语助词，用于句首或句中。《诗·小雅·都人士》：“匪伊垂之。”

〔7〕 侪(chái 柴) 辈，类。《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郑同侪。”

〔8〕 肤廓 空泛而不切实际。一般指语言文字只具形式而没有实际内容。

〔9〕 如涂涂附 《诗·小雅·角弓》：“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意谓无须教猴子上树，勿在污泥上更以污泥附上。比喻为勿对不善之人教以坏事。

〔10〕 揭橥(zhú 猪) 木桩。揭橥，即做标记的小木桩，引申为标志。《周礼·天官·职金》：“揭而挈之。”郑玄注：“今日之书，有所表识，谓之揭橥。”

〔11〕 剴(kǎi 凯)切 切实；切中事理。《新唐书·魏徵传》：“乃展尽底蕴无所隐，凡二百余奏，无不剴切当帝心者。”

〔12〕 燕许文章 唐朝时，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味道，并以文章显世，时号燕许大手笔，简称燕许。后泛指佳作，杰作为燕许文章。

才所易脱稿，纪晓岚^{〔1〕}、陆耳山^{〔2〕}之不作此愿，殆不易偿。至于《素》、《灵》、《八十一难》、《伤寒》、《金匱》数种，向来号称圣经，为之注者，只有望文生义，串解了事，然试放开眼界读之，颇有诘屈聱牙^{〔3〕}必不可通者，且有附会穿凿，绝非病理应有者。此在秦汉之间，以为此非普通文学之书，盖已多为浅人属^{〔4〕}杂，决非中古医学果真如是。加以自汉而迄宋仁宗朝，始有校订之本，中隔千有余年，传写万家，无心之讹舛，及有意之更张，当然不在少数。近今犹有笃信好古之儒，且谓今之所读《内》、《难》，即是秦政未火之书，得毋所见犹隘。惟既已尊为圣经贤传，是似不容齟生^{〔5〕}后学末议^{〔6〕}妄参，如竟听其以讹传讹，则仍无整理之成绩，抑或加以抉摘，指点瑕疵，尤恐骇人听闻，等于怪物。不佞尝有《难经笺正》一编，于原文时有非议，若准以汉唐经疏体裁，自知已犯绝大之不韪，而读《素》、《灵》随笔诸条，尚未敢草率问世。此则古医经中之芜杂处，在事实上固亦不可不加以整理，而艰巨更不易言。若论近今，印刷进步，文明大启，国医界中，应时世潮流作投机事业者，正如雨后春笋，怒芽齐放。东瀛有《皇汉医学》一编，沪上竟至重译，不佞仰慕大名，购而读之，初不料内容幼稚，难得取裁，浪费金钱，徒呼负负^{〔7〕}，凡在初学，那不长堕雾中，反受其累。（敝处校友录中，尝论及一二，附呈数册，借博诸公一粲^{〔8〕}。）且也国内英才，多长著述，风发飙举，日新月异，甫尔杀青^{〔9〕}，遽腾投纸，《伤寒》、《金匱》之注，最近三五年中，已见多家出版，其余杂注，更仆难终^{〔10〕}。果能推陈出新，轩爽豁目，一洗从前迂腐气象者，未尝不大有其人，寿颐心切喜之，以为革故鼎新，最是国医学之大好景象，从此实事求是，彼此皆知注重经验，免得陈陈相因，徒授他人话柄，庶乎轩岐坠绪^{〔11〕}不致终埋，那不极端钦佩。然苟谓凡是新书都有价值，则纵欲竭诚延誉^{〔12〕}，委实未敢轻言。今者捧读国馆东电，征集各家著作，当然咸在

-
- 〔1〕 纪晓岚 又名昀，清·河间人，乾隆进士，著名学者。任《四库全书》总纂，又纂辑《会典》及《三通》等书，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等。
- 〔2〕 陆耳山 又名锡熊，清·上海人，乾隆进士，著名文学家。任《四库全书》编纂，编有《通鉴辑览》、《契丹国志》等。
- 〔3〕 诘(jié)屈(qū)聱(āo)牙(yá) 诘屈，曲折，引申为不通顺；聱牙，念起来别扭，不顺口。诘屈聱牙，形容文句艰涩简古，读起来不顺口。唐·韩愈《昌黎先生集·进学解》：“周诰殷盘，诘屈聱牙。”
- 〔4〕 属(chàn 杆) 搀杂。《颜氏家训·书证》：“典籍错乱……皆由后人所属，非本文也。”
- 〔5〕 齟生 齟(zōu 邹)，杂小鱼，引申为小。《史·货殖列传》：“齟干石，鲍千钧。”齟生，犹小生，自称的谦词。
- 〔6〕 末议 称自己的议论为末议，乃自谦之词。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向者，仆常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
- 〔7〕 负负 谓非常惭愧。《后汉书·张步传》：“步曰：负负不可言者。”李贤注：“负，愧也，再言之者，惭之甚。”
- 〔8〕 粲(càn 灿) 笑貌。《正字通》：“粲，笑貌。”《谷梁传·昭公四年》：“军人粲然皆笑。”
- 〔9〕 杀青 古人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者。又谓古人著书，初稿书于青竹皮上，取其易于涂改，改定后再削去青皮，书于竹白，称为杀青。后泛指书籍写定。
- 〔10〕 更仆难终 《礼记·儒行》：“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郑玄注：“仆，大仆也。君燕朝则正位，掌摠相；更之者，为久将倦，使之相代。”后引申为形容事物数量繁多，数不胜数。
- 〔11〕 坠绪 谓事将衰绝而仅存者。《韩愈·进学解》：“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
- 〔12〕 延誉 谓播扬美誉。《晋书·张华传》：“至于穷贱候门之上，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

整理之列。一朝会议，同堂济济，都是作家，若付审查，如何置喙^{〔1〕}？苟其谏词借重，一例恭维，则推波助澜，窃恐误尽苍生，即是者番造孽，抑或量加评鹭^{〔2〕}，稍事抑扬，宁不开罪群贤，负吾良友。诸君子见问所及，当必有同样之感怀，宁非议场中一大难题？苟不能打破此关，则不才自问蠢愚，亦何敢冒昧相将，等于好恶拂人之性。要之，国馆以转移风气为天职，中流砥柱，端赖群公，断不容随俗浮沉，兴时俯仰。鄙见所及，最好在未集会前，请在京诸君子征求陈代馆长同意，发一剴切代电，揭破此中曲折，申明必以扫尽肤浮，折衷实用为宗旨，庶几整理大纲，得有相当效果。不辞冒渎，贡此愚忱，若梗在喉，吐之为快，语云狂夫之言，明者择焉，敢罄所怀，佇闻明教，措词拉杂，无任上臣，某人顿首。

论医学之不可浅尝

学问之道无止境焉，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六艺之术，百工之技，以及蚕桑农圃之实业，声光化电之专科，习一艺焉而胥^{〔3〕}足以自立。在得其精者，利物济人，且足以沾溉^{〔4〕}后学，即得其粗者，量能任事，亦可以糊口营生。若必执常人而责之以登峰造极，菴异庸流，则物理无穷，百年苦短，自有未易言者。此凡百学术，就浅就深，见仁见智，皆当听诸学者之自择，而不能预设一格，以求其尽臻上乘者也。惟医之为学则不然，病理之错综，本无限量，病情之变幻，奚有穷期。既已伏案研究，悬壶问世，必不能自定程序，以宣布于众曰：尔但当以吾所已知之病来求治疗，而毋以吾所不知之病困吾且自困也。果其一知半解，粗浅自安，率尔操觚，贸然尝试，则遇轻证，而恢恢^{〔5〕}乎游刃有余者，将见一大证，而皇皇^{〔6〕}焉不知措手矣。在今日而自信为洞见隔垣者，至明日而惴惴^{〔7〕}焉无可落墨矣，势必心慌意乱，杂药乱投，非特借临床作试验之场，直已等病躯于习射之鹄^{〔8〕}，吾知所当者靡，所过者伤，宛转哀号，不可终日。盖医师之笔，信手挥毫，而病者之命，惨于刀刃，扣心清夜，能不瞿然。且世又有善自藏拙者焉，不问病机之夷险，不辨药味之寒温，但择极轻淡、极和平者数物，杂凑成方，聊以敷衍。自谓纵不去病，而似此味清于水，力薄如云，亦万万不误人性命之理，差足以自安简陋，听诸公评。此固时下之专长，名贤之惯技，岂不常立于不败之地，而断不授人以口实之资。抑知病魔无中立之理，不退则进，势有必然，病家何知？竟以昂藏^{〔9〕}七尺之躯，听命于庸医腕下，而乃车薪杯水，无济艰危，抑且坐失事机，静观成败。纵令一击不中，更访高贤，亦多以蹉跎在前，不易挽救，则疲药误之，亦与毒药杀之，何分挺刃？而况乎一药

〔1〕 置喙 插嘴（多用于否定）。

〔2〕 评鹭 鹭（zhì 治），安排；定。《书·洪范》：“惟天阴鹭下民。”评鹭，即评论、评议之义。

〔3〕 胥（xū 须） 都；全。《尔雅·释诂》：“胥，皆也。”《诗经·小雅·角弓》：“尔之教矣，民胥效矣。”

〔4〕 沾溉 沾润灌溉。柳贯《送刘叔谿赴潮州韩山山长》诗：“沾溉时雨足。”引申为使人受益。

〔5〕 恢恢 宽广之意。《庄子·养生主》：“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游刃必有余地矣。”

〔6〕 皇皇 同“惶惶”，心神不安的样子。《礼记·檀弓上》：“皇皇如有望而弗至。”

〔7〕 惴惴（zhuì 缀） 恐惧、害怕之意。

〔8〕 鹄（gū 谷） 即今之天鹅。后引申为箭靶。《礼记·射义》：“故射者各射己之鹄。”孙希旦集解：“鹄者，侯之中，射之的也。”

〔9〕 昂藏 仪表雄伟，气宇不凡的样子。李白《赠潘侍御论钱少阳》诗：“绣衣柱使何昂藏，铁冠白笔横秋香。”

每一药之应用，非其失常，亦必贻祸，征诸载籍，无以能闻，历历可举。奈何局中人固陋，罔不知悟。此虽劫运为之，假乎若人，而不任其咎，窃恐天道好还，出尔反尔，种恶因者，岂有良好之结果也。慨自秦汉以降，等医药于卜筮之术，高明者目以小道，薄此不为，而听其不士不商之流，诤辞糊口，斯道之不堪问者，固已二千余年，究之至理，自在两间。此学终留天壤，英贤辈出，何代无才？能自得师，其则不远。果其厚培基础，取精用宏，而更广之以见闻，深之以经验，则临时诊察，有脉可辨，有舌可征，以兼证为旁参，以形色为实据，纵曰脏腑无语，亦不难了如指掌，饮水上池，又何至盲目盲心，莫衷一是。嗟嗟！当此潮流震撼之秋，窃视吾侧者，时时拊其背而扼其吭^{〔1〕}。实则彼中之学，亦尚在幼稚时代，而后生小子，粗得新学识之皮毛，亦复振振有辞，蔑视国粹而不屑一盼。只因习见夫市上庸流，多无捷验，乃敢诋^{〔2〕}妄肆，智等山膏^{〔3〕}，庸诎^{〔4〕}。知此理玄微，非埋头十年者不容置喙耶，所愿有志之士共勉之。

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解

粤自欧风墨雨浸灌亚东，论医学者每多见异思迁，喜新厌故，徒羨其器械之精美，解剖之细微，诧为实地试验，得未曾有，遂尔鄙夷旧学，讥其理想，视若空谈。其甚者，且摭拾一二陈言，指斥乖谬，以为国医旧说并脏腑部位而未之审，遑论乎病理药理之适用与否，此《素问·刺禁论》肝生于左，肺藏于右二语，几为新学家集矢之鹄。庸诎知古人之言，固未尝误，彼嚚嚚然号于众曰：某脏如此，某腑如彼，亦止能以迹象求之，而不可与语精神之化育也乎！夫以脏腑之所在言之，肝居右胁，肺位胸中，固是一成不变之定位。纵古先圣王，亲亲仁民，决不忍扰及尸骸，剖残形体，然致知格物^{〔5〕}，既能悟彻造化之渊微，何致并此荦荦^{〔6〕}大者而不能辨？盖天地之气运，阴阳之斡旋，在左者升，在右者降，而人在气交之中，恒与天地阴阳同此消长。惟肝禀生发之性，以动为用，喜条达而恶抑郁，有如春令上行，万物萌动。所谓东方风木入通于肝者，正以畅茂扶疏，合德于木，非谓刚果之肝脏，竟如乔木之干霄而蔽日也，则其气升腾，所治在左，不亦宜乎。惟肺禀凝肃之性，以静为用，宜顺降而畏上逆，有如秋令下行，万物收敛。所谓西方燥金入通于肺者，正以清肃静顺，合德于金，非谓娇柔之肺脏，果如五金之颠扑而不破也，则其气顺降，所治在右，亦其常耳。此固以德性言之，以运用言之，推究其气化之周旋，而初非指定其形骸之位置。奈何胶柱鼓瑟之传，犹欲刻舟以求，按图而索，宜乎终其身身在梦梦之中而不能悟也。且善读书者，自当融会大旨，求其贯通，万不能摘句寻章，致多眩惑。此节肝肺二句，只因有左右之迹象可征，而若辈得以吹毛求疵，肆其狂瞽，然《素问》全章，更有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云

〔1〕 拊其背而扼其吭 拊(fù 府)，击，拍。拊背，捺住脊背。吭(háng 杭)，喉咙；颈项。扼吭，掐住喉咙。比喻制人于要害处。

〔2〕 诋诮(qī 欺) 毁谤；污蔑。《汉书·枚乘传》：“故其赋有诋诮东方朔。”

〔3〕 山膏 兽名。《山海经·中山经》：“苦山有兽焉，名曰山膏。”

〔4〕 庸诎 岂；何以；怎么。反诘之词。

〔5〕 致知格物 意为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语出《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致知至。”

〔6〕 荦荦(luò 洛) 明显；分明。《史记·天官书》：“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通。”

云,吾不知陋者读之,更复作何梦想?亦知吾邦医学危微精一,自有心传,果能悟彻玄机,始可与言过化存神之妙。惟彼笨伯,競效盲人扣盘扞烛^{〔1〕}之见,而犹敝帚自珍^{〔2〕},矜为创获,不其颠耶,达者视之,亦当笑其狂而悯其愚也。

《伤寒论》非专治冬伤于寒之病说

伤寒者,古人四时外感之通称也。《素问》谓热病者皆伤寒之类;又谓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热;又谓人伤于寒而传为热;又谓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为病温,后夏至为病暑。(此言温热之病,亦固伤于寒邪而成,若病在夏至之先则为温病,病在夏至之后则为暑病,就病作之时而定名,本文极为明析。)可知热病、温病、暑病,古人无一不谓之伤寒。《难经》又谓伤寒有五,则明明将风寒湿热温病包涵其中。盖在天之风火暑湿燥寒,其气固自各别,而人之感而为病者,其始多因于冒风受冷,其邪即从皮毛而入,试观四时感症,当其发病之初,凛寒畏冷者十人而九,此即总名伤寒之本旨,夫岂限于冬令而言。仲圣著为专论,而后之注家,每谓此是冬伤于寒之正治,非三时所得通用。然试读本论全部,何尝有一冬字明文。(冬时严寒,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云云,在伤寒例篇中,非仲景手笔,且篇中文字驳杂,有极鄙俚浅率者,窃谓并非王叔和之作。)而仲景所录百十三方,其宜用于冬令寒邪为病,而不宜于春夏秋者,惟麻黄、桂枝二类,若三阴篇中四逆、通脉诸方,则为寒入三阴而设,其证亦三时所恒有,不得以其姜附而谓必于冬月用之,若其芩、连、白虎、承气、泻心诸方,固无一非治温热病之主剂,其证又为四时所恒有,则固夫人能知之而能言之。而伤寒例篇中,必谓冬令严寒,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何其言之偏而识之鄙耶。要之,魏晋六朝,隋唐五季,以逮宋金元明,固无人不知仲景师本论为通治四时而设,独至康熙以降,别创温热之论,而传足传手六经三焦,妄生畛域^{〔3〕}。遂致后人之读其书者,误信首先创议之人,大名炫赫,无不一例盲从,乃使世人之病温热者,皆不得一尝仲圣方药以日即于危殆,何莫非妄分温热伤寒为两事者,有以杀之。呜呼!自叶香岩温热一论盛行于时,而后贤继起,互相发明,间亦可以少补仲师本论所未备,而殊不料首先提倡之叶老及首先著书之鞠通,屏绝仲师成法,谬制新方,滋腻恋邪,有百害而无一利。举世不察,相沿成俗,误尽苍生,而终其身不一觉悟,则香岩一人,实为温热病中功之首而罪之魁。然究其贻祸之源,皆由于误认《伤寒论》一书为专治冬伤于寒之一念,有以成此厉阶^{〔4〕},而杀人遂不可胜数,是诚二百年之浩劫也,哀哉!

时证新治验

去冬晴燥日久,生气早洩,恰值少阴相火、厥阴风木司天之年。风湿时气,初袭肌表,内

〔1〕 扣盘扞烛 苏轼《日喻》:“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扞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yue),以为日也。”(籥,一种古代乐器)后因以“扣盘扞烛”比喻认识片面,不正确。

〔2〕 敝帚自珍 比喻自己的东西虽然不好,却非常珍贵。曹丕《典论·论文》:“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此不自见之患也。”

〔3〕 畛(zhèn 诊)域 指范围;界限。《庄子·秋水》:“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

〔4〕 厉阶 祸端;祸患的来由。

通于肺,即犯于肝,风火交煽,其势暴烈。现症头痛憎寒,遍体酸痛(或颈项牵强),身热烦渴(或不渴),咽溃黄涎,咳呛(或不咳呛),面红目赤,头摇肢掣,渐见神识昏沉,语言难出,或牙关紧急,舌短不伸,舌苔或白腻,或黄糙,或灰厚,然必尖边红绛,乾燥无津,脉象或浮弦,或滑数,或软伏。(此症有咳呛而脉弦滑者易治,无咳呛而脉软伏者难治。)轻者无神昏语塞^[1]诸证,用熄风化痰药,数剂可安,重者神昏不醒,或暂醒数句钟,复昏迷汗出,痰鸣而绝。初流行于乡间,传染甚速,后来城厢亦多,西医名为脑膜炎。不佞临证历验,参用类中风治法,作肝风痰浊上冲脑经例治,尚能幸效,不揣固陋,僭拟药味如下:

此证始终以潜阳熄风,开泄痰浊为主,有表邪者微辛宣化,舌苔干燥者甘寒存阴,腻厚者芳香化湿。凡辛温劫汗,升散助阳之品,俱不可用。宣化如大豆卷、桑叶、痰藜、荆芥、牛蒡、桔红、前胡、杏仁之类(颈项牵强加蝎尾、僵蚕、薄荷);清肝如羚羊、石决明、甘菊、丹噶之类;熄风如钩钩、明天麻、白芍、蚕砂之类;通络如桑枝、丝瓜络、竹茹之类;化痰如仙露夏、象贝、胆星、竺黄、蛤壳、浮海石、石菖蒲根、竹沥、雪羹之类;存阴如鲜石斛、南北沙参、花粉、玄参、知母之类;化湿如佩兰、藿香、苡仁、滑石之类;潜阳如牡蛎、龙齿、玳瑁、贝齿、磁石、石英之类;清养肝阴如胡麻、首乌、龟板、鳖甲之类;而真阴告匮风阳徒动者,台参须、霍斛、麦冬、阿胶、鸡子黄等亦可加入,随症进退,大剂频投。至于芳香宣窍丸散,如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在风阳飞腾之际,尚宜审慎酌用。

饮冰泄泻病案一则

有人言郑氏子,年十四,多饮冰冷物,季夏月初,病发热而恶寒甚,有汗意,喉肿甚且白腐颇多,腹痛泄泻清水,八点钟泄十七次,舌色淡润,不渴,而脉洪数有力。即延医调治,四日而愈。易方五次,但未见其方,问此为何病?当用何法治之?

按是病以饮冰而起,此中机要,只此一句,已是包括无遗。盖十四龄童,尚未发育,昔人所谓稚阳未充,稚阴未壮之体,乃过饮冰冷,脾肾元阳猝为阴寒汨没^[2],根本生机几乎灭息,是以外则恶寒甚盛而有汗,内则半日之间泄泻清水至一十七次之多,非独阳亡,即阴液亦且耗竭殆尽,遂使无根之火浮游不守,飞越于表则为肌肤壮热,升腾于上则为喉肿白腐,是乃阴盛格阳极重之证。其喉虽肿且腐,其咽关皮色亦必晄白无华,间或杂以淡红丝缕,断不殷红深赤,则可料定。况乎舌色淡而且润,已有明文,则喉关色泽自必一例,此其里属真寒,外显假热,情状昭著,实是毫无疑义。所谓阳为阴迫,格拒于外而不得返其宅者,此非大剂四逆汤重加人参,回阳顾阴,热药冷服,必不能使其在上之浮热,不生拒格,而药力入腹,热性自在,招纳亡阳归于窟宅,奠鳌足^[3]以系四维^[4],平地成天,收功俄顷,此外别无第二药方可以挽此危候。昔人尝有治上热下寒咽痛一条,谓用紫雪匿理中以进而得捷效者,不佞窃疑其尚是瞽言,必非事实。何则?中下真寒授以理中是矣,顾其上之热,岂是真

[1] 塞(jiān 简) 口吃。《一切经音义》:“言不通利,谓之塞吃。”

[2] 汨(gù 谷)没 沉沦;埋没。罗隐《大梁见乔绪》诗:“迹卑甘汨没,名散称逍遥。”

[3] 鳌足 古代神话中作为天柱的大龟四足。《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

[4] 四维 指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小学紺珠》卷二:“四维:东南,巽;东北,艮;西南,坤;西北,乾。”

热？紫雪寒凉猛将，何可妄用？果有此病，而得此药，必使理中之大功不建，而紫雪贻害先萌，可谓雪上加霜，落井下石。又仲景本论亦有白通汤加猪胆汁一法，在古人意中，固谓标热本寒之证，则胆汁治表，白通治本，分道扬镳，未尝不彼此相称。然抑知冷热两气，亦既浑融于一器之中，则药汁入胃之府，岂是分金之炉，何能使其凉药必走入于彼而热药必走入于此？究竟一凉一热，且已自为牵制，势必两者胥失其功用，是谓缚贲育^{〔1〕}之手足，而责之以临大敌，僭事必矣，尚谓可以制胜，其谁信之。何如后人热药冷服一法，双方俱到，确有至理，万无流弊之为愈乎。不佞创为此说，非敢薄视仲师，而以古人圣法为不足则效也。要之，心理进步，后人何必无突过前人之处，如果前人思想偶有缺憾，正赖有后贤继起为之纠绳，为之补过，亦复何损于仲师日月之明？必谓古有是法，而后人止可葫芦依样，不得别有心裁，是特古人之应声虫耳！善学古人者，不当如是，果其不肯用心，徒以人云亦云，寄居他人篱下，聊以自文^{〔2〕}其陋，则孔氏之所谓自尽者矣。吾国医学，数千余年，进步迟迟，而方且日形退化者，何莫非此不肯用心一层有以误之。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当今开明之世，更不必视古人为高不可及，窃愿有志之士，亟起而实事求是，以自勉焉。

恽铁樵有汗用桂枝无汗用麻黄答辨

上海有恽氏铁樵者，创为国医函授，有考验问题曰：有汗用桂枝，无汗用麻黄，伤寒定例，故凡无汗发热，桂枝在禁用之列，何故桂枝汤方后有“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此就文字言之，实相抵触，然其文甚显，各注家均不以此为疑，亦无说明，诸君能为之说乎？若有考证更佳。爰拟答案如下：

按：太阳受病，无汗为麻黄汤证，有汗为桂枝汤证，二者乃太阳病之两大纲，此人人所能言者也。盖桂枝证为风伤卫，卫病而营不病，其病属浅一层；麻黄证为寒伤营，营病则卫无不病，其病属深一层，故麻黄汤中仍有桂枝，而桂枝汤中则无麻黄，二方之区别，其微义，亦正在此。所以当用麻黄之证则曰发汗，而当用桂枝之证则曰解肌，仲景措辞自有分别。读伤寒者，苟能从此着眼，何患不能参透仲圣立言之奥旨。惟桂枝汤既不为发汗而设，且即为有汗而设，何以桂枝汤方之下，一则曰“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再则曰“又不汗，服后当小促其间”，三则曰“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剂”，颇似此方功用纯以取汗为唯一要义者，是直与麻黄汤发汗之剂漫无区别，岂仅与无汗有汗两大纲之定例彼此抵触云尔哉。虽然善读古书者，须当于无字处求之，放开眼界，四面看来，终必有豁然贯通之一日。如其固执不通，呆死于古人句下，则桂枝汤明是专治太阳病之有汗，何以桂枝汤下反历历言其汗不出，自矛盾，于理必不可通，而仲景书且不可信。惟不佞正以桂枝方下啜热稀粥，取得黎黎微似有汗两句，而悟到服此汤时之亦是无汗。乃知桂枝证之所谓有汗者，止以言其得病以来，间尝有汗，而必非其人之常常自汗。至于麻黄证之所谓无汗，则自得病以至未服药时，固未见其微自汗泄耳。盖桂枝汤证之所以有汗者，只以皮毛微邪，卫气未闭，所以有时汗出；而麻黄汤证之所以无汗者，则以营分受邪，卫气闭塞，所以汗必不能出。证虽有一浅一深之殊，药

〔1〕 贲(bèn 奔)育 指战国时勇士孟贲和夏育。《汉书·司马相如传下》：“力称乌获，捷言庆忌，勇期贲育。”后以泛称勇士。

〔2〕 文 掩饰，修饰。《广雅释詁二》：“文，饰也。”

虽有一轻一重之别,而其病为外邪所侵则同。既有邪侵,则必驱邪外出,而病始可解,惟桂麻二汤均为驱邪而设,则其旨亦同。但麻黄证受邪较深,则不得不发其汗,惟桂枝证受邪较浅,则不当大发其汗,而只当轻解其肌。既曰解肌,苟非少少得汗,肌何由解?邪何由除?故方下曰通身𦛖𦛖,微似有汗者益佳,正以微微得汗,斯邪从汗泄,而病乃不留。仲景固不以其证之曾经有汗而遂禁其微汗也明甚,但以其前之已或自汗,则取汗必不可多,故方下又曰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此则本方虽以辛甘发散之桂枝为主,而芍药即以敛阴,甘草、大枣即以补中,明以取汗立法,而即兼为过提防,占圣精心,何等详密。若夫麻黄一汤,则既无芍药以监制麻黄之发,且不用大枣以守补中土,取汗之力,自必较桂枝汤迅速倍蓰^{〔1〕}。凡仲景本论之所谓发汗云云者,固皆以麻黄汤言之,与桂枝一方无与,此桂枝汤方下,所以郑重声明,证其汗之出与不出,藉以表药力之到与不到,而始终啣不见有发汗字样。此固仲师所心苦经营,一字不苟,示天下后世以用药之正鹄者。如或误以桂枝之有汗为常常汗出,凡何其不为汗漏之亡阳,而桂枝且为禁剂,历代注家都未悟到,此仲师书之所以不易读也。

时病发热不可概用发表及清凉说

感冒发热,初由时邪闭遏皮毛,玄府之气抑遏不通,则血中热度无由透泄,因郁而蒸,此表热之第一步也。凡属寒邪郁热之证治,仲景太阳篇言之详矣。曰发汗,曰解肌,为伤寒设法,固以取得微汗为第一要义,俾腠理开,阳邪泄,而热自解。若属风温风热,则仲景只言其略,未出方药,然以病理推之,惟有疏风,乃能泄热,虽亦属解肌定理,而已不可拘执发汗两字,浪投辛散。良以辛则助温,散则升火,非徒无益,而又害之。金元以来,误以伤寒圣法,通治温热,九味羌活、活人败毒、柴葛解肌等方,贻祸盖已不可胜数。直至王孟英《潜斋治案》,而始大声疾呼,绳愆纠缪^{〔2〕},误表之害,当以尽人能知。奈何晚近俗医,一见身热,汗之不已,继以清凉,始则不当散而轻予发散,以张其焰,继则不当凉而早与寒凉,以遏之闭,又开金元以后未有之谬局,则一为之甚,而又再之,人非木石,岂能胜任一逆再逆,此时病之所以更多坏证者也。或谓时病发热,本属阳邪太甚之病,阳病而以清凉投之,灌顶醍醐^{〔3〕},宁非杨岐甘露。试观近今西医家法,久为当世名流所推崇,凡治热病,无不概用寒凉,甚者且有冰床冰帽之作用。而中医清热大剂,首推白虎、犀地诸方,又何莫非治疗之正鹄。殊不知凡感时邪,大江以南,多兼停痰积湿,热本无形,清之犹可,唯挟痰挟湿,则胸中清阳之气,本已郁结不宣,热邪乘之,遂得据为山险,负隅自固。诚以南方卑湿,痰浊本多,凡染感触而胸闷气痞,舌苔浊垢者,十须八九。无形气热,有形痰湿,互为蟠结,则身热亦以益甚,设或更兼宿食未化,则巢窟益固,而热郁益增。苟以此等见症而但与寒凉,则清润有余,徒增滋腻,势必助其窒塞,而内闭弥甚,外热弥加,是为救火抱薪,资^{〔4〕}粮助寇,病随药进,翘足间耳。罪且难辞,功将安在?试读《潜斋治案》四集,断为时病第一名家,而开泄痰

〔1〕 倍蓰(xì 洗) 倍,一倍;蓰,五倍。倍蓰,谓数倍。《孟子·滕文公上》:“或相倍蓰,或相什百。”

〔2〕 绳愆纠缪 纠正。《书·周命》:“绳愆纠缪。”孔颖达疏:“木不正者,以绳正之,绳谓弹正。”

〔3〕 灌顶醍醐(tí hú) 亦称醍醐灌顶。醍醐,谓酥酪上凝聚的油。醍醐灌顶,谓纯酥油浇到头上,清凉舒适。佛教比喻以智慧灌输于人,使人彻底醒悟。

〔4〕 资(jī 基) 以物送人。《尔雅·释诂》:“资,予也;资,赐也。”

浊,疏通积滞,是其生平无等等咒^{〔1〕},此中机括,固已明效彰彰。惟有舌色全红,毫无浊垢,而胸不痞闷,引饮有加者,乃始为白虎、甘露、生地犀羚之证。王案中所谓孟英亦常以犀角地黄奏奇绩,而他人学之,辄致僨事者,几微疑似之辨,宁非尽在此两言之中。奈何市上庸流,一见身热,必始以丹梔,继以芩连,终以犀地,投之不应,辄曰何物恶魔,炎炎焱焱^{〔2〕}吾决尽西江之水以灌之,而犹是焦枯不救,则洵乎热病之必不可治耳。吁,岂真热病之必不可治哉!吾愿普天下之习是术者,苟能于《潜斋治案》,人手一编,则庶几其少盖前愆焉耳。

《伤寒论》太阳病篇有汗脉缓无汗脉紧解

仲景本论,太阳病桂枝证,以有汗为主,其脉则缓;麻黄证,以无汗为主,其脉则紧,有汗无汗,是两者见证之绝端相对处,故一缓一紧,亦即两者脉状之绝端相对处。可知此所谓缓,不在乎至数之迟与不迟;此所谓紧,亦不在乎如转索,如切绳也。考《伤寒论》,凡言脉紧诸条,《千金翼》皆作脉坚。说者谓今世通行之《伤寒论》,乃隋人传抄之旧本,为隋文帝避讳,故改坚字为紧字。而《千金翼》则作于唐代,不避隋讳,故仍用坚字。考《素》、《灵》两经,亦多言脉坚,极少紧字。此可知脉之坚者,以指下之坚实有力为断,固不如王氏《脉经》之紧脉,必谓如转索之无常也。脉紧惟在应指之坚紧,则所谓脉缓者,即以指下之宽怠而言又可知,是缓之与紧,惟以指下之宽缓坚急而断,以气势言,不以形状言,以态度言,不以至数言也。然则有汗者,何以其脉之气势态度必缓,无汗者,何以其脉之气势必坚?曰:汗或自出,则腠理已松,血气懈惰,故脉来宽缓;全无汗出,则玄府闭塞,血气凝滞,故脉来坚实,此即两者之病情不同,而脉道流行之势力,自随之而大相悬异者。其理甚精,其论甚确,此仲景书之所以为万古正鹄者也。奈何世之说《伤寒论》者,犹只知有一息四至之为缓,转索无常之谓紧,但以迹象求之,则不识仲师辨脉之神理,即无以悟有汗无汗之病机,真所谓刻舟求剑之故智,宜乎国医之日以堕落矣,吁!

麻黄桂枝葛根辨

麻、桂、葛根,皆仲景之所谓表药也。《伤寒论》之治表病者,只有麻黄、桂枝、青龙、葛根四方,而其中主要之药,即在麻黄、桂枝、葛根三味,故不能用此三味之药,即无以治伤寒在表之病。然表病形态,亦正不同,故不善辨此三味之药理,亦不能辨证而用药悉当。然则如之何而可以辨之耶?曰:麻桂治太阳,葛根治阳明,既夫人而能知之矣。然仲师所以用此三味之精义,似尚有为世俗所未及详辨者,试得而中论之。桂枝为最细之柔枝,其气轻扬,其力甚薄,太阳中风一证,实即今世之所谓伤风,仅仅皮毛受有风寒,且所入最轻,只在卫分,但取轻扬而微有辛温气味者,以治此极轻极微之风寒,斯为铢两悉称,此桂枝一味之妙用也。而俗子误以桂枝为大辛大温之猛药者,谬矣。若太阳伤寒证,则寒邪较重,腠理已闭,故恶寒必甚,且肺气被逼,金塞不鸣,必有咳嗽

〔1〕 无等等咒 佛教用语,出《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意为无有何等之法,可与齐等,亦即最好的方法。

〔2〕 焱焱(yàn 焰) 焱,火焰也。《广韵》:“焱,火焰也。”焱焱,火盛貌。《楚辞·刘向·九·鞅·远游》:“日暾暾其西舍兮,阳焱焱而复顾。”

不扬，呼吸不爽之兼证，惟麻黄轻散，既开皮毛以去风寒，而又复入肺宣扬，善通闭塞，一举两得，此麻黄一物之妙用也。而惑者只知麻黄有发表之功，而不知风寒为咳，非此不除，亦一蔽也。若夫伤寒之邪已入阳明，则为兼证，是为合病，邪入又深一筹，非仅麻黄桂枝轻浮之力所能兼及，故必用入土甚深之葛根，方能达到病所。且阳明受寒，胃家之清阳被郁，惟葛根又能升发胃土之气，举其陷而解其闭，此葛根一物所以为寒入阳明之惟一要药也。乃晚近之误读《伤寒论》者，辄谓葛根专主阳明，每遇阳明热病，亦以葛根主治，而不悟热在阳明，升之发之，未有不教猱升木^{〔1〕}，为虎傅翼者吁！此岂仲师治伤寒之本旨也耶？

阳证阴脉未必不治说

何谓阳证阴脉？身有大热，而脉不洪大有力，反见沉微弱也。仲师本论谓为死候，近贤陆九芝申言一义，则谓医治得宜，亦可不死。在仲圣之所以为此说者，正欲为医界重其责任，贵乎挽回造化，所以得免于死而使之生，旋乾转坤，大有妙用，医师之可贵，其在斯乎。虽然，此证此脉有二说焉：一为伤寒，表有身热恶寒之太阳证，而其人阴液素衰，于脉应之，所以无力，设使误汗，非惟不能作汗，必多烦躁阳升之变，正不仅大汗亡阳之可虑。陈修园所谓得汗有二弊，不得汗也有二弊者，言之已极详细，所以许学士治案，惟用建中，而不顾其表，必至血液既充，脉来已复，而后一汗解之，轻而易举，则九芝所谓浮缓、浮紧，皆属阴脉，治之以麻桂辛温而不死者，尚是只据仲景本书以示之标准，犹未为微弱无阳者设法，此白沙之《本事方》不可不读，以补仲师未备之法者也。一为杂病，内有大寒，而逼其虚阳外越，其表未尝不显然热象，而脉则沉细为多，亦有轻按洪大而重按索然者，是为阴盛格阳，内是真寒而外是假热，不可误治其假而不识其真。斯惟专用辛温，亟顾其里，则浮阳归根，外热退舍，然后循序投剂，脉亦来复。设使识力未透，径投凉剂，则阳愈虚而散愈速，俄顷之间，得汗如雨，即不可救，于是阳症阴脉，乃真必死无疑矣。操司命之权者，其胡可昧昧从事，而为不操刃以杀人之事耶。

因于湿首如裹清湿地气之中人也必从足始解

湿邪为病，不一其因。坤土卑监^{〔2〕}，水留不化，此内因之湿也；天地郁蒸，阴霾感触，此外因之湿也。内因之病，是为里湿；外因之病，是为表湿。在表者，疏泄为主，治在皮毛；在里者，健运为先，治在中焦。习医之士，当亦知之详而辨之审矣。而吾以为外因之湿，又有上受下受之分焉。所感之气，既异其途，所发之病，亦殊其状，此则证以经文，参之阅历，而

〔1〕 教猱升木 猱（náo 挠），猴子的一种。教猴子爬树。比喻教唆坏人做坏事。《诗经·小雅·角弓》：“毋教猱升木。”

〔2〕 卑监 卑，低下也。《礼记·乐记》：“卑高以陈。”监，临下也。《说文》：“监，临下也。”卑监，低下之意。《内经》曰：“土不及，曰卑监。”这里指脾土虚弱之意。

知淄澠^{〔1〕}之味,大有差池^{〔2〕},泾渭^{〔3〕}之流,厘然各别,有可得而言者也。原夫天地不正之气,古人本有清邪中上、浊邪中下之两途为是说者,虽包含四时六淫在内,不仅为中湿一病立法,惟循此旨以寻绎湿淫为病,尤觉其确而可据,信而有征。清邪非他,既天空中之雾露阴霾也,晦冥风雨之爻,其湿自上而下,感其气者,上先受之,恒觉蔽聪塞明,沉闷郁抑,经所谓因于湿,首如裹者,非此云雾弥漫之湿,蒙其清阳,而耳目昏沉,头重如压之见象乎?浊邪非他,既地气中之污浊朽秽也,炎暑薰蒸之令,其湿自下而上,触其气者,下先受之,恒觉肢节重堕,举动维艰,经所谓地气中人,必从足始者,非此水土蒸腾之湿,淫其四末,而跗肿足重,步履蹒跚之见象乎?治上者,法宜轻扬开泄,以芳香疏达其气,振动阳光,斯清气升而群阴退舍,经有所谓开鬼门者,庶几近之。(开鬼门句,虽是经文,然义不可晓,寿颐疑即魄门之魄字,盖魄通于粕,粕门即粪门,开魄门即通大府,详见拙论七冲门条中。兹篇以上湿是雾露之阴邪,而鬼属阴类,借“鬼门”二字,当非经文正旨,读者不可以辞害意。)治下者,法宜顺导宣通,以清淡渗利之品通调水道,斯沟渠畅而滞秽不留,经有所谓洁净府者,此其是矣。斯二证者,原因既皎乎不侔^{〔4〕},而病情治法又加判如霄壤,万不能一陶同治,视若等伦。不意钱塘张氏为首如裹一节作注,谬引伤于湿者,下先受之二句,且以下行极而上之经文,强为附会,遂以上湿下湿混为一家,真是巨浪滔天,同占灭顶,其亦知下受之湿,入腹者危,冲心者死,又焉能过中而上,淫及顶颠。然自命不凡之隐脐,竟能为此怪不可识之奇论,亦医理中之绝大邪魔也,是不可以不辨。

其二

湿邪为外感六淫之一,惟东南地居洼下,土薄水浅,其病尤多。证以《内经》,则曰因于湿,首如裹;又曰清湿地气之中人也,必从足始。是同为外因之湿,而受其病者,或在至高之顶颠,或伤至下之足跗,岂其人之体质有偏而为病大异欤?抑湿邪病人固自有中上中下之两途欤?钱塘张氏为《素问》首如裹作注,则曰伤于湿者,下先受之。又曰阴病者,下行极而上,是合上病下病而一以贯之。果能合乎病理,而治疗得当,岂不尽善。无如上受下受,病本殊途,奚可一陶同治,引后学以共趋黑暗狱中?窃不解隐菴之深于《内经》者,何故而忽作此强为比附之语。原于伤于湿而首如裹者,乃属湿邪之上受,阴雨连绵,润生柱础,霉天雾露,塞乎太空,此自上而降,故其病为头重脑昏,耳目沉闷,经以“首如裹”三字摹绘之,则湿邪弥漫郁遏不宣之状况,宛如身历其境。治此病者,当以清芳之品,疏通其肌表之壅塞,庶乎芳香辟秽,振刷阳光,是治上湿脾湿之不二法门也。若夫地气中人,必从足始之湿,则为下湿之渐渍,履霜涉水,冷冽浸淫,深院幽房,群阴凝聚,此其自下而上,故其病为胫跗壅肿,腿膝萎软。经文明指曰清湿,则阴寒下袭,肢末清沍之情形,又已彰明较著。(清字训“冷”,非清浊之清。)治此病者,必以通利之品,渗泄其下焦水气,庶乎滞蓄既疏,无虞泛溢,是治下湿之又一大纲也。凡斯二者,所因既异,则病情治法,即因之而皎然不同,奈何隐菴

〔1〕 淄(zī 资)澠(shéng 绳) 二水名,都在山东省。相传二水味异,合则难辨。后以“淄澠”比喻合则难辨的事物。

〔2〕 差(cī 疵)池 参差不齐。《诗·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此处引申为不同。

〔3〕 泾渭 指泾水和渭水。泾清渭浊,区别明显,后多以泾渭比喻人品的清浊。此处引申为有差异之意。

〔4〕 侔(móu 牟) 齐等也。《说文》:“侔,齐等也。”《国策·中山策》:“我万乘之国也,中山千乘之国也,何侔名于我?”

竟欲合而一之，岂不虑地加于天，洪水横流，泛滥中国耶？是殆欲以润下之水，搏而跃之，使其过颡^{〔1〕}，激而行之，使其在山矣。病理医理格不相入，何贵有此穿凿附会为哉！

命门相火与肾阴之天一真水不可分为二事说

《素问》为医学最古之书，无所谓命门也，《灵枢·根结篇》乃始见之。曰：命门者，目也。此非后世命门相火之说，灼然无疑。三十六难则谓两肾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突然于五藏之外添出命门一物，立说新奇，最堪骇诧。《脉经》因之，乃有肾与命门俱出尺部之句，而高阳生伪托叔和撰为《脉诀》，以左肾右命分配两尺，盖至是而两肾阴阳，离然各别，一水一火，左右分峙，俨然水炭之不可相容，亦若参商^{〔2〕}之不能复合。师承有自，步骤可寻，市虎成于三人^{〔3〕}，杯蛇演为铁案^{〔4〕}，此诚国医凿空之尤。明理者见之，固当不值一笑，无奈传之最久，学者共仰为圣经贤传，又何敢轻加评鹭^{〔5〕}，致招俗学之讥。其亦知肾本天一真水之脏，而发育之机寓焉。以先天言之，正如太极之包涵，溶二气于一炉，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本是未判两仪之象；以后天言之，亦如坎坤之三画，以两阴含一阳，水为其体，火为其用，乃有生长不息之功。假令果如三十六难所言，一阴一阳，各据一隅，不相融洽，则天地为痞，闭塞成冬，坎离不交，水火未济，独阳不长，孤阴不生，而造化之生机已绝，斯人之生意索然矣。况乎《难经》一书，自三十六难以外，言五脏者甚夥，皆未闻以肾与命门，两两并举，即叔和《脉经》，左右尺关寸六部分配五脏，亦曰肾部在左手关后尺中，又曰肾部在右手关后尺中，何尝有左肾右命之明文。此则以经证经，可知三十六难之文，已且为叔和所不取，而伪撰左肾右命一说，实是盲瞽之谈，海市蜃楼，毫无依据。惜乎滑伯仁、张景岳之流，依样葫芦，反张其焰，此戴同文《脉诀刊误》^{〔6〕}之所以为叔和功臣也。若夫左道惑众之徒，往往借“命门”二字，演出幻景，则邪说淫辞不可为训，自郃以下^{〔7〕}，又何讥焉。

血结膀胱证辟谬

尝读仲景本论血结膀胱四条，窃其疑焉。按本论谓血结膀胱者，少腹结急硬满，小便自

〔1〕 颡(sǎng 嗓) 头也；顶也。《太玄经·僊》：“无仆之颡。”注：颡，头也。

〔2〕 参商 二星名，此出彼没，永不相见。引申为人分离不得相见或事物性质不同，不能复合。

〔3〕 市虎成于三人 典故，出《战国策·魏策二》。庞葱与太子对话，谓一人说城镇贸易的地方有虎不可信，二人传说则可疑，三人传说则信而无疑。后遂用“三人成虎”比喻流言蜚语可以惑众，能以假乱真，无中生有。

〔4〕 杯蛇演为铁案 即典故“杯弓蛇影”。典出《风俗通义·怪礼》，谓汉应郴宴杜资，壁上弓影映入酒中，宜以为蛇，饮后而致病，郴得知后再在原地设宴，讲清杯中之蛇乃弓影，宣明白真相后，疑虑消失，病顿愈。后遂用“杯弓蛇影”指因错觉而产生疑虑，怀疑多端，自相惊扰。

〔5〕 评鹭(zhì 质) 定也，与正通。《说文通训定声》：“鹭，假借为正。”

〔6〕 《脉诀刊误》 脉学书，二卷，元·戴同父撰。戴氏根据当时流传颇广的高阳生《脉诀》有语意不明、立义偏导等缺点错误，参考《内经》、《难经》、张仲景、华佗、王叔和及历代有关论述，对《脉诀》原文予以考订，观点颇多可取之处。

〔7〕 自郃以下 郃(kuài 快)，西周时的诸侯国名。《左传·襄二十九年》记载，吴国的季札在鲁国观赏周王朝建立以来的音乐和舞蹈，对一些诸侯的乐曲都作了评价，但对郃国以下的就再没有发表评论。后来就用“自郃以下”表示从什么以下，就不值得一谈了。

利，身黄发狂，脉沉结，是其证也，桃核承气汤、抵当汤是其治也。遂谓小便之利与不利，为膀胱水蓄血蓄之辨证确据，饲鹤山人《贯珠集》且立一太阳传本证治之目，似太阳随经入府之说，谁敢云非，倡而知之，同然一辞。翊不敏，窃未敢人云亦云，步武众盲，而期期以为未可也。盖膀胱为净府而主溺，一有他物阻结于里，小溲则必艰澹滴沥而不畅，如五淋暨跌扑伤瘀之证，其小便皆不甚利，是可知瘀热果结于膀胱之府者，则小便亦当作如是观，尚何自利云乎。然则瘀热究结于膀胱，曰结在太阳是已。盖膀胱与大肠皆居下焦，所谓少腹急结硬满而脉沉结者，安知其瘀热不结在大肠而独结于膀胱？试观古今医案，凡蓄血之证，皆是小水自利，大便反难，甚或不通，且其服药后所下之瘀血，悉自大便而出。（如魏氏《续类案》引张意田治甬江焦姓人，七月间患壮热，舌赤，少腹满闷，小便自利，目赤，发狂，脉至沉微，重按疾急，张授抵当汤，服后下血无算云云。又陆氏医验，陆祖愚治董蔚如侄，诊得六脉胸数，舌苔灰黑而润，按其胸腹柔软，脐下坚硬，晡时微热，夜半始退，小水自利，大便不通，此蓄血证也，乃用桃仁承气汤，服后满腹搅刺，烦躁欲死，至夜半下黑粪污血若干，遂腹软神爽，调理乃痊。）夫膀胱下口不通后阴，膀胱有血，止宜小便溲出，不应大便下血，惟其不病膀胱而病大肠，所以小便自利而大便反难，服药后不溲血而下血也。当今时代，生理阐明，其理显然而确有所据，谁不谓然。若必曰结在膀胱，而药用硝黄之润涤大府，直是南其辕而北轲，岂理也哉。余读《叶案存真》二卷，一人脉濡濡数，至暮昏乱，身热未尽，腹痛便黑，叶老迺署阳明蓄血，不曰膀胱蓄血者，盖其意亦谓桃仁承气汤仍是硝黄以通地道，若曰结在膀胱，审之病理药物，终觉不惬于心，故以阳明二字断之。一语道破，昭然发蒙，不啻日月出而燭火^{〔1〕}自息，廓清涂附，实事求是，最为医学之真。或谓桂枝太阳药也，证则阳明，药则桂枝，夫岂仲圣之法？抑知伤寒之邪，有未离太阳而入阳明之府者，有未离太阳之标而入太阳之本者，此证身热未尽，表证尚在，桃仁承气中之桂枝，盖为太阳表证未全罢而设，若表已解，桂枝则不宜用，甚则抵当汤治之。（本论抵当汤主之条中，表证仍在句疑误，应在桃仁承气汤主之条中。不然，岂有表证仍在而不用桂枝，无表证者而反仍用桂枝之理，殊非仲景本旨。）犹蓄水证之用五苓散，其桂枝亦为脉浮微热表证仍在之例。（无表证则宜用桂枝之四苓，此指实热言。盖桂枝辛温助热，故非所宜，若虚寒滞结，而为窒塞不通，则须桂枝以通其阳气，不在禁例。）蓄水病在膀胱，所以小便不利；蓄血病在大肠，而于膀胱无涉，故其小便自利，一用硝黄，一用苓泽，两两对勘，尤其彰明较著。由是论之，则血蓄阳明，夫复何疑？

伤寒为阳邪说

阴阳之义，犹寒暑焉。寒邪为病，必非阳证，暑热为病，必非阴证，此虽执途人而询之，亦无不以为然者，殊不待智者而后能知也。顾何以医家者言，恒称伤寒为阳邪？岂寒气中人，果为热病，而当用清凉之治欤？宁不重以遏抑，寒邪更无出路，以此言医，直杀之惟恐不速，尚何当于医理病理。然伊古以来，治医之士，无不宗是说者，此中岂无深意，是不可不读中古诸书以深求其故矣。原夫古人所谓伤寒，本不仅指冬三月之寒病，四时外感六淫中人，在古人恒以伤寒为通称，《难经》伤寒有五一条，言之最为显著。诚以六淫之感，其始多由凛

〔1〕 燭(jué 爵)火 小火把。《庄子·逍遥游》：“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

寒而发，故无不可概谓之伤寒。究竟一寒之后，即已发热，而其热已发，即不复寒，是谓外感六淫，皆从火化，所以仲景《伤寒论》三阳篇中，除麻桂以外，断推芩连膏黄诸药为最多，苟非热病，奚须有此？此伤寒之病，所以为阳邪之一证也。且即以冬伤于寒言之，亦惟太阳初步，恶风恶寒，方为寒证。然虽是畏寒，而热亦旋发，当其大热之时，有外寒未罢而里热并作者，亦有表寒渐罢而传为里热者，故以仲景百十三方合观之，亦惟麻桂二方为治寒邪初步之主剂。而既传里热，即为表罢，又必以芩连膏黄为最要，麻桂亦不可复施。斯则确是冬三月之伤寒，而亦必寒证较少，热证较多，既是热证，岂属阴邪？此伤寒之病，所以为阳邪之又一证也。且伤寒分证，必以三阳三阴为提纲，而诸般见症，则病在三阳者，必十之九，其病在三阴者，只十之一。即三阳各证，又以阳明少阳之热为十之九，太阳之寒又只十之一。使聚百人之病在三阳者于一堂，势必当用芩连膏黄者，八九十人而强，其当投麻桂二汤者，十人而弱，则以病人之大多数言之，而伤寒多属阳邪，更无可疑。且又以太阳初步，寒邪在表之病情治法论之，既必畏寒，则为阴邪审矣。然亦仅是皮毛之外寒，非彼脏腑真寒之证可以混同概论。所以古圣用药，只择辛温轻扬之姜萸乌附，急急回阳，诚以阴邪甚浅，转瞬之间，即以化热，误投辛热，岂不抱薪救火，助其烈焰，设非阳邪，何以化热如是之速？尚安得以太阳有恶寒之一步，而竟可直认阴邪，浪投姜附以助桀肆虐也耶。以此知阳邪之称，正惟恐浅人之误以外寒为真寒，所以揭橥大义，明治后学，古圣用心，抑何详审精密，竟至于此。惟三阴有真寒，利于姜桂萸附，是为阴证，然苟非脉微欲绝，泄利肢清，则少厥二阴，犹多实热，亦不可误谓病既入阴，必无阳证。此则阳邪之称，固亦赅三阴为阳热言之，初非专为三阳实热提纲，学者诚能于此深长思之，则伤寒之邪为阳为阴，思过半矣。

偶见沪上某君刊行伤寒小册所引有 似是实非者为作随笔两则

（一）厥阴病篇引西塘感症云：有一种戴阳证，两颧浅红，红必游移无定，或烦躁发狂，欲坐卧泥水中，渴欲饮水，复不能饮，大便自利或闭结，小便清白或淡黄，咽喉或痛或不痛，脉沉迟而微细，肌表虽热，重按之或不热，甚者其冷透手，此阴盛格阳也。又有面红烦躁，遍舌生疮生刺，舌欬缩如荔枝状，或痰涎涌盛喘急，小便频数，口乾引饮，两唇焦裂，喉间如烟火上攻，两足心如烙，脉洪大而数无伦，按之有力（此处原本有双行小字曰：亦有按之微弱者），扪其身烙手，此肾虚火不归经，《素问》所谓脉从病反者也。俱用大剂八味饮吞生脉散，人参、熟地可用至二、三两，附子可用至三、五钱，如认作白虎立死。（此处编者有双行按语云：此条所说，不是上热下寒，然亦惟真寒假热，犹是厥阴类证。）寿颐按：原文所称两种病状，证情截然不同，前所称者谓之戴阳证，又谓此是阴盛格阳，断病甚是确切。原其阳之所以戴，所以格者，实以里之阴寒甚盛，而所有微阳格拒不纳，浮露于外，虽有假热见证，如烦躁发狂，欲坐卧泥水中，二者亦是无根之火，扰攘无奈使然，与实热病情不可并视。本文曰两颧浅红，曰红必游移无定，曰欲饮水而复不能饮，曰大便自利，小便清白，曰肌表虽热而重按之不热，曰脉沉而微细，立言不可谓不明。曰咽喉痛或不痛，则浮热使然，故有时而痛，有时不痛，其实虽痛，亦必甚微，与真热之痛大异。其喉中色泽，必无红肿，正犹此证之烦躁，亦必有时不烦不躁，与真热证大有区别也。惟中有甚者其冷透手一句，则立言尚未允

当,此时肌表尚有微阳,故为格阳之候,必不按之而凉,如果肤冷,则无所谓格阳矣。此证治法,只有亟投温中之药,参附汤及附理中,热药冷服,最为针对。八味饮重用熟地,太嫌腻滞,反以缓姜附之力,已有流弊,而生脉散麦冬凉润,更非所宜。若其后所称者,则阴液已为阳邪耗烁殆尽,是为亢阳,曰面红烦躁,则色必绯赤,而大烦大躁也。曰舌疮舌刺,且敛缩如荔枝,则津液干枯,而舌质亦干瘪缩小矣。此外诸证,无一句不为有阴无阳,描摹尽致,惟痰涎涌盛喘急六字,犹嫌不确。盖舌已干缩,必无痰涎可知,而下文又接以口干引饮,喉间如烟火上攻两句,则痰盛者必不能引饮,且喉中亦必无燥火景象,而乃横梗此六字于其间,试为闭目凝思,设想病人状态,类乎不类。总之,此证阳亢阴竭,亦不同阳邪炽甚之时,可用苦寒急泻以为存阴计者,治法只有大剂甘寒,直决西江之水,以救燎原之祸,庶几醍醐灌顶,甘露杨枝,或可救涸鲋^{〔1〕}于什一。而本文乃曰二证俱用大剂八味饮云云,则以两者绝端不符之病,而可以一方疗之,实属颞颥^{〔2〕}之至。且舌生疮刺,喉如火焚,身热如烙,足心如烙,而欲授以附子至三、五钱,火上添油,为虎傅翼,虽在毫不知医者闻之,亦必舌桥不能下,而乃侃侃以谈,不自知其暗无天日,何其卤莽灭裂^{〔3〕},一至于此。盖肾虚火不归经一句,是其论病论药最为谬戾之莫大原因。须知此证之火,亦是阳火,与阴火大异,谓为肾阴耗烁而阳焰独燃则可,谓为肾火上燔则不可。盖前人之所谓阴火者,即指真寒在下而虚阳上浮者言之,原是格阳戴阳之候,故比之龙雷浮游无定,有如电光石火之类,有如长夏暴雨将作,阴霾蔽空而闪电倏忽。治此证者,必以回阳为急,须得附子冷服,譬如离照当空而电火乃息,俗子之所谓桂附可以引火归元者。惟此一证,若阴液耗竭,只有亢阳,而亦以火济火,则立见其灭烬矣,尚何有经之可归。立斋薛氏庸医之尤,动辄谓八味以滋化源,其谬实甚。殊不谓今之以觉世牖民^{〔4〕}自任,思欲为医界辟一新纪元者,而所见乃仅与立斋等,宁不虑一纸风行,而冤魂接踵耶?滋可骇已。

(二)引医史沧洲翁传云:内子病伤寒,乃阴盛格阳,面赤足冷而下痢(寿颐按:此滑利泄利之利,非今时俗语滞下红白之痢),躁扰不得眠。论者有主寒主温之不一,不能决,翁以紫雪理中丸进,徐以水渍甘草干姜汤饮之愈。曰下痢足倦,四逆证也。苟用常法,则上焦之热弥甚,今以紫雪折之,徐引甘辛以温里,此热因寒用也,闻者皆叹服。寿颐按:此摹仿古人紫雪理中之说,而不知病情大异,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不可勉强附会。彼以中下真寒,而上焦蕴热,有咽喉肿烂一症,不能径与四逆,以碍上焦之火,故以紫雪作理中之衣,使其下噤之时,只知有紫雪之清,则可愈咽喉肿腐,而入胃以后,紫雪已化,则只有理中,专治中下阴寒,是为五雀六燕^{〔5〕},铢两悉称^{〔6〕}。若如沧洲传所云,则为阴盛格阳,下固真寒而上亦非实热,惟有四逆汤冷服,专治里寒,且不得于假热。设或误认有火,妄与寒凉,则必使浮游无据之微阳倏焉熄灭,而其人安得复有生理。顾乃可以紫雪与理中并进,合寒热为一剂,溶水炭于同途,伊古以来,那有似此浑漠之法,而乃妄引热因寒用之经文,创作千古未有之邪

〔1〕 鲋(fù 付) 即鲫鱼。《说文通训定声》:“鲋,鱼名,今之鲫鱼。”

〔2〕 颞(mán 蛮)颥(hān 蚶) 糊涂,不明事理。

〔3〕 卤莽灭裂 草率,轻忽从事。《庄子·则阳》:“君为政焉勿卤莽,治民焉勿灭裂。”

〔4〕 牖(yǒu 有)民 牖,古通“诱”。牖民,即诱民于善之意。

〔5〕 五雀六燕 《九章算术·方程》有题:“今有五雀六燕,集称之衡,雀俱重,燕俱轻,一雀一燕交而处,衡适平。”后借喻双方分量相等。

〔6〕 铢两悉称 意为轻重相当,无丝毫出入。

说,谬谓医药妙用,确有功能,自欺欺人,暗无天日,何其是非颠倒,大言不惭,一至于此,非《记》之所谓言伪而辨,以疑众之可杀者乎?考沧洲翁吕氏,名复,字膺,明初鄞县人,其传为浦江戴良所辑。盖文人不暗^{〔1〕}医理,所述诸家治案,往往不中肯綮^{〔2〕},甚至怪诞谬妄,莫可端倪。盖人云亦云,好奇眩异,本于病理药理,素无体验功夫者,《廿四史》方术传中,可为法守者,果有几则,更何论私家志乘^{〔3〕}、笔记、小说、门外者语,初无足怪。寿颐尝谓《图书集成》医术门中,末后所辑医术名流列传,采集通志、邑志数千百条,光怪陆离,都非事实,且有为小说家所不屑道者。甚至同一文字,而前后十余见,各托名某人如何疗治,考其原文,皆出某邑志书,不可谓无来历。实则一人倡之于前,而其后皆展转传抄,妄为附会,适足为医界莫大之羞,而执笔者且津津乐道之,不顾有识者之窃笑于其后。即如戴良所辑丹溪翁传及沧洲翁传,治案皆有多条,而出情理之外者,殆过其半。若作小说家体例观之,妄言妄听,何所不可。奈何今欲以医界正法眼教人,而顾^{〔4〕}采集此无稽之谈,混淆黑白,以扰乱初学者未有定力之知识,则编书者贻误青年之罪,殆亦百喙莫辞矣。吁!可惧哉!

大陷胸汤、十枣汤应用答辨

《上海中医讲义》问题曰《伤寒论》中大陷胸汤、十枣汤,自张子和以后,医案中用之者可谓绝无,並世负盛名之医生,亦未见有人大胆尝试者。曾见有人妄用甘遂于虚肿证,入口即麻辣异常;又有用葶苈于急性肺伤寒者,竟无术挽救,两日既死。其有十枣汤者,皆用以治水肿,伤寒则未见有可用之理,亦未敢尝试。为拟答案如下:

尝谓仲师集先圣之大成,传国医于不坠,承先启后,《伤寒论》一编,自当与先圣《诗》、《书》,并垂不朽。特是书成于建安纪元十稔之前,就任长沙太守,其时适与刘景升连年搆兵,又不幸而病歿城陷,想见兵戈扰攘之中,卷帙貽传,不无散失讹误之弊,是以西晋太医令王氏叔和,上距建安初年,为时未久,已有重为编次之事。假使简编未乱,传写如新,叔和何必不惮烦劳,多此一举。更何论乎东晋以降,下逮宋仁宗之朝,多历年所,再经医官林亿、孙兆、高保衡诸公重加校正之,未可信为仲师真本也乎。(仲师事迹,旧无确证,近有郭君象升,字元叔,著仲景事迹考,谓范书陈志,建安三年之长沙太守张羨,南阳人,实即仲景,以羨字有景慕之义,则仲景即张羨之字,其说差堪取信,且又详考当时轶事,参互取证,其说确凿,刊入《太原医学杂志》第二十九、三十期中,兹所谓仲景与刘表搆兵及病歿城陷,即范氏《后汉书》、陈氏《三国志》中张羨事也。)自成聊摄^{〔5〕}始为本论作注,而后人之踵事增华^{〔6〕}者,殆不止数十百家,大都望文生义,如涂涂附,不过为宋人校订之本,敷衍说法,而间遇病理医理之不甚明白者,皆不敢妄言高论,稍申正义。推各注家之意,岂不谓仲师为医家大圣,圣经贤传,义不当加以驳斥,自蹈非圣无法之嫌,而岂知仲师当日原文之何必果如

〔1〕 暗 与“谄”通。明悉、知晓也。《说文》:“谄,悉也。”

〔2〕 肯綮(qīng qǐng) 筋骨结合处。后用来比喻要害、最重要的地方。

〔3〕 志乘(shèng shèng) 地方志书。志,古记也,古之书也。记载之书,足备史乘,因谓之志乘。

〔4〕 顾 反也;逆也。引申为反而;却。《汉书·贾谊传》:“足反居上,首顾居下。”

〔5〕 成聊摄 即成无己,金代医学家,聊摄(今山西聊城西)人。出身于世医家庭,精于伤寒学,钻研数十年,著述有《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对伤寒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6〕 踵事增华 指继承前人事业而使之更美好完善。

今本也乎。愚窃谓今本《伤寒论》之所当阙疑不可附会者，盖亦不一而足，兹姑不具论，惟以百三十六节以下数条略言之。按胸脘痞塞诸症，时病中最多有之，大抵其人本有痰湿，胸中清阳之气不司宣布，或兼气滞食伤未化，一病外感，则中阳愈无舒展之权，未有不气道阻塞，胸膈膈痞者。吾辈南人，痰湿最多，凡感病为痞为结者，几于十人而九，虽非伤寒，而证如仲圣之所谓痞满结胸。凡在临床治疗，稍有经验功夫者，盖几于随在遇之，而所以治此痞结之法，则开宣舒展，顺气宽胸，化痰化湿，效亦随见。其证固不如《伤寒论》之所谓必以误下得之，其治法亦不须如大陷胸汤丸大黄、甘遂、芒硝、葶苈之猛烈也。惟以证情言之，必为湿痰停饮食滞使然，则大陷胸汤丸所用之硝黄、甘遂、葶苈、杏仁及小陷胸之瓜蒌、薤白，药理亦无甚大异。第仲师只言误下热入，并不提及痰湿食滞数层，岂所谓结者，仅仅无形之热，而用药乃必如此大队急进，得毋病轻药重，未必可为万世准则也乎？且果如仲师所言，是证必由误下而来，则苟不误下，必不致有此变，顾何以今之病痞结者，十必五六？考其致此之由，乃未经误下者，且十人而九，岂古今人之病态，未必不同，而所以致此者竟如是之不同耶？此则误下一说之恐未必可持者也。况乎既经误下，则中气必伤，自当急加顾护，而乃硝黄不已，又加厉焉，人非草木，其奚以堪，纵曰见证甚重，非此不到病所，假令其人本已不支，随药下脱，又将何以自解？窃恐仲师当年决不谓吾药专以治病，而命之存亡自有天意，非医家分内之事也。似此种种疑窦，颇觉百思而不得其解，此则建安定本，久不可知。读古人书，所当酌理揆情，自有定识，而伊古及今，注家辈出，无不依样葫芦，吠声吠影⁽¹⁾，宜乎中医之学，日以頹败，而转令局外所藉口也。噫！是可慨矣。

伤风咳嗽浅说

新风作感，袭于皮毛，内合于肺，其症或为凛寒发热，或为头痛胸痞，而鼻塞声重，咳嗽不扬者，尤为多数。此特风邪干犯腠理而不入经络之病，治之得当，一投剂而旋即霍然，初不虑其传受深入，酿成大证也。（叶氏《温热论》之所谓首先犯肺，宜用辛凉轻剂者，本即指此，吴鞠通为辛凉轻剂四字补出银翘散一方，亦即治此小小风热袭入肺家之病，然吴叶二家，必以此极轻极浅之感冒，认作温热病之源始，终是小题大做。）所以吾吴俗谚，恒有伤风咳嗽四字，无不忽视之，等于无足轻重之数，此非吴人之不知慎疾，诚以纤芥小恙，固不必谈虎色变，无故张皇耳。独是吴下医者，又有所谓“伤风不醒便成癆”之一证，而观于癆瘵之人，当其未传之时，但觉肺气已竭，而痰涎壅塞，补之不可，攻之不能，往往无可措手，而一询其受病之初，证情若何，则固犹是寻常之伤风咳嗽，纤芥小恙也。试问同是伤风，何以而竟至不醒？自有此不醒之伤风，而伤风随在多有，即不醒而成癆之病，亦复随在多有。此无他，伤风者天为之，而不醒者医为之也。诚能于伤风之初，有寒散之，有热清之，肺郁泄之，痰壅升之，气结通之，水饮涤之，而不犯甘寒滋腻，助痰为虐之肺家套药，如沙参、二冬、玉竹、知母、桑皮、五味等剂，则风邪本轻，何致伤之而卒不醒。其亦知二冬、知、薤等物，果于风之一字，有何必不可缺之理耶？而世之医者偏嗜之，此伤风之人所以多归于癆瘵之路也，哀哉！

(1) 吠声吠影 吠，狗叫。一只狗看见人就叫，许多狗听到声音也跟着叫。比喻不察真伪，随声附和。

昏晕猝厥不可概用痧药说

时当长夏,天气下降,地气上腾,湿浊薰蒸,空气滞秽,感触之者,往往眩晕,目黑昏花,甚至人事不知,遽尔僵仆,吾吴俗谚谓之痧闭,亦曰痧气。治此证者,习用通关散、红灵丹、诸葛行军散、痧气蟾苏丸之属,或则搐鼻取嚏,或则开水调灌,利在速治,迟且不救,其得嚏者,顷刻来甦,神志清醒。诚以秽浊之气,胥由口鼻吸入,肺胃首当其冲。其昏晕厥仆者,则恶浊之气,由肺胃递入脉络,血液为之停滞,气血周流因之阻碍,故患此证者,初觉胸脘窒塞,旋即目眩头昏,周身肌肉淫淫如虫,甚则唇舌皆麻,全体顽痺,而立者倾,坐者仆矣。斯时病者唇舌面色无不淡白如纸,甚则灰暗有死气,脉搏亦即停伏,设令不为急救,则不十分钟而血脉皆停,气亦随闭,其人又安有生理。惟行军散诸药,芳香走窜,斩关夺门,实能宣通气机,开泄浊秽,是以应手辄效,药到春回。而通关散之辛皂并行,气雄力锐,喷嚏一声,肺胃之窍道通达,而全身脉道,胥为一震,其血随气行,自然神识清明,风波大定。所以此证外治,别有刮、拍、针刺挤取恶血等法,无一非开宣脉络,助其流通之意,斯则急痧之捷验要诀。而向来医书谓之中暑,亦曰中暍,皆以为暑热蒙蔽性灵,议论尚属肤廓,未尽窥透此中机括。惟制此行军散、蟾苏丸等方者,能利用脑麝大香大开,而更以皂荚之辛烈,蟾酥之迅行,既能扫荡毒氛,又以解除秽恶,抑且无坚不破,无闭不通,是皆所谓痧药之绝大效力,固已遍行全国,妇孺咸知,任之不疑,生死肉骨,痧药功绩,亦伟矣哉。而独至外无感触之恶秽,内无血脉之不通,亦有忽然神糊,目花眩晕,驯^{〔1〕}至陡失知觉,仆不能兴者。虽其状况未尝不与痧闭之昏瞽同一形态,而究其情,实则为阴虚于下,阳浮于上,气血陡升,冲激入脑,震扰神经,而失其知觉运动,此《素问》之所谓薄厥,即新学家之所谓血冲脑经,病在神经陡乱,而不在肺胃浊蒙。虽病此者有虚实两证,虚者目闭口开,气息奄奄,二便自遗,汗流头角,是为脱证;实者目张手握,气粗息高,面泽如油,痰鸣如鼾,是为闭证。两者亦相处于极端对峙之地,而其为神经之病则一。昧者不知,亦习见于痧药开窍之屡奏奇绩,而惟亟亟焉大剂频投,续续不已,则芬芳之气,适以助其气血之上冲,则闭者益闭,脱者大开,顷刻之间,遂为不治,是以孝子慈孙之所万不及料者。而要之猝晕之病,气升冲脑,最为多数,静以待之,犹有生机,惟误服脑麝,误嗅通关者,则根已撼而握之愈浮,木已摇而速之立蹶,直无异于教猱升木,救火抱薪,催命灵符,含药即死。此理惟王氏孟英医案中曾约略言之,而仅露端倪,未申奥义,阅者亦不能知此中真相,而其它医书,浩如烟海,从未有一言及此。无怪乎世俗之号为知医者,一见是证而望之却步,瞠目直视,无所措其手足,更何论乎不识医理病理之家人妇子也耶。然因此误陨其生者,实已不可胜数,故备论之,以告世之有心者正之,仅为庸庸之市医垂涕而道也。若夫血冲脑经之病理治法,则尚非一二千言之所能详尽,余已有《中风斟诠》一编问世,固言之备矣,兹姑从略。

瘰癧积聚浅解

瘰癧积聚,名称虽异,然究其实在,质直言之,皆是痞块而已。痞亦作癰,谓之痞者,即

〔1〕 驯 由渐而至曰驯,即渐进之意。《正字通》:“驯,凡从渐而至曰驯。”

《大易》否卦之义。气血不通，闭而为痞，癖则凝积之凝，叠布帛之幅以为裳是为凝积（即今之所谓摺裯），积气血之滞而成病，字乃作癖。痞块为病，日积月累，由渐而成，初非一朝一夕之故。其始也，病作则块见，时大时小，亦或升降移易，病衰则其块亦没无存，是之为瘕，犹言此病之假而未真也。（向来说解，多谓之假物成形，则果属成形，块已常在，病根深矣，是乃为症，非瘕字意义。）瘕则其块已坚，无时或减，信而有征，因名曰瘕。此二字命名，自有一轻一重之别，盖瘕则气滞而血未凝，犹为易治，瘕则气病而血亦结，未免难疗。五十二难谓：一则上下行流，居处无常，一则止而不移，不离其处，尚能为瘕瘕两者辨别疑似。然其为病，多在皮里膜外，肌肉脉络之中，何必全在脏腑之里，此在稍有阅历之医家，皆能知之，而《难经》乃以分于脏腑为病，一似脏腑以外，无此证情者，岂非误会。若夫积之与聚，以字义求之，其理更无二致，何其深浅轻重之可分，而五十五难又以分属脏腑，且误聚为阳而积为阴，尤其胶柱刻舟，执一不化。试问此阴阳两字，将以病之轻而浅者为阳，重而深者为阴乎，则阴阳字义不得以病状之轻重浅深判别也，抑以寒证为阴热证为阳乎，则为寒为热皆可成积，且多不在脏腑之内，又安得谓脏病皆阴寒而腑病皆阳热乎？此则歧中又歧，错中又错，明是浅人姑妄言之，全不知有病情病理者，乃能作此固执不通之议论。孰谓周秦以前之医家，而竟颛顼至于此极，奈何古今注家，犹能随文敷衍，认作当然，甚至自诩高明如洄溪老人者，亦有剖析明晓之谬赞，又安往而不一盲群盲，相将入坑也耶？

论伤寒辨脉法第三节阳不足阴不足 两层之一误再误歧中又歧

阳虚则外寒，阴虚生内热，语出《素问·调经论》，古今读医之士，无不知之。唯其所以外寒内热之理，则今本《素问》虽有其说，然立言未免颛顼，甚非病理之真相。此则当是秦汉以后，书缺有间，而浅者补之，乃致空廓无味，一至于此。窃谓上古医经，不当若是之隔膜，寿颐不敏，请以己意粗浅解之。正唯其人阳气不旺，则阳不胜其阴，热度恒不及常人，故外每畏寒，正唯其人阴液不充，则阴不胜其阳，孤阳每致于偏旺，故内乃生热，此其原理，岂不一言而决。然皆以杂病言之，本是两种病理，两个病情，非谓恶寒发热同时并作之病，而古人所以连类及之者，原以教人见其病而探其原，乃是辨证之一大要诀，断无有一人之身而同时具此寒热两证者。此其理盖亦极浅极显，苟其稍具医学知识，当亦夫人而能悟之矣。若以此两者之一寒一热，较诸仲景《伤寒论》太阳病篇之所谓洒淅恶寒而复发热者，真是马牛其风，远不相及。乃辨脉法既以恶寒而后发热联为一气，则明明是太阳病之恶寒发热，而可妄以为阳不足阴不足，岂非牛头不对马嘴，其大谬者一。如可谓外感之恶寒为阳不足，则凡是治太阳病之恶寒，直须必用四逆姜附为大壮元阳之唯一要诀，岂不成为绝大笑话？如可谓外感之发热为阴不足，则凡治太阳病之发热，且须以地黄、知柏为填补真阴之无上妙药。无怪乎大名鼎鼎之叶天士《临证指南》温热门，治席姓一案，竟以右脉缓弱，认作阴液渐涸，而开手必用熟地、生地、五味、麦冬，竭力以送入鬼门关也。（此案陆九芝《世补斋》文已有论，山雷又申而言之，畅发其谬，极为详尽，已编入拙著《医论稿》中。）且阳不足而恶寒是指阳气，阴不足而发热是指阴液，皆以病理言，不以脉状言，而辨脉法又能糊里糊涂说到脉理上去，则凡阳虚之外寒，阴虚之发热，即可据脉以为断，而不必参考诸其它之见症，势必教人以囫囵吞枣，卤莽灭裂，无往而不败。后之读者，见指出寸口脉微，名曰阳不足，尺脉弱，

名曰阴不足两句，似乎有是脉当有是证，未尝不脉证相合。其亦知此脉此证，杂病固有之，却是两种病态，必不能合为一人同时之病，而乃硬拍到太阳病之恶寒发热上去。独不知仲景固谓太阳病脉缓者，名为中风；太阳病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以此知寻常太阳病之恶寒，何尝寸口脉微？若太阳病之脉微无阳，而不应发汗者，乃其特殊之证，岂可质直言之，竟曰阳不足则为洒淅恶寒，是必未知有仲景本论者为之，宁有号为医家者言，而乃东牵西扯，向壁虚构，随意杜撰，岂不荒谬已极。（或者谓其人卫阳不固，所以感寒而恶寒，似乎伤寒者未尝不可谓之阳不足，究是伤寒脉紧，明是有多余之证，有力之脉，胡可瞎说阳脉不足？）且仲圣之所谓太阳病阳浮而阴弱者，正以太阳发热，热在皮毛，故阳分之寸脉独浮，而里未传热，下焦无病，故阴分之尺脉犹弱。（此弱字非软弱内虚之弱，唯其里尚无病，所以脉不强劲，陆九芝谓无病为虚，有病为实，义与此同。而本论又谓阴弱者汗自出，一似阴液虚，而不能自守者，则不佞心窃疑之，以为此非仲景笔墨。又伤寒例篇，竟谓尺寸俱浮，太阳受病，则明明与仲景之旨，大相矛盾，此必浅人抄《素问·热病篇》而妄增者，皆别为一论以申明之。）此太阳病之尺脉弱，万万不可误疑为阴不足者，而又质直言之曰阴脉，不足则发热，则又牵合外感内伤两证为一，是乃仲景书之绝大蠹贼，罪不容诛也。非特此也，阴气上入，阳气下陷两层，尤其歧中有歧，错中更错，更不知为是说者，作何感想，是何肺肝？盖所谓阴气上入阳中，是为阴寒上逆，下焦寒水泛滥之病，当用真武汤、黑锡丹之类，以镇摄阴霾者。其证或有恶寒，而其脉且外有余而中不足，何尝是寸口脉微？如果寸脉独微而证有外寒，是乃仲景之所谓其人荣血不足，而表阳不固者，是当养阴以先益其血，何可误认作下寒上逆，而妄投纯阳刚燥之药，以劫烁阴津者？此寸微恶寒之别有一证，而非下焦阴霾之上逆明矣。若其所谓阳气下陷入阴，是东垣所论脾胃内伤，清阳下陷之证，当用升、柴、参、芪以补中升气者。其脉必寸关软而两尺滑盛，重按有神，乃可提出中焦陷下之阳，而无虑下焦根本之拨动，何尝见尺脉独弱？如果两尺脉弱而为发热，是为肝肾阴虚之潮热，亟亟滋填下焦真阴，方可冀其津液旺而热自己，然犹恐其或鞭长莫及也。若或误以下元阴虚之病，而认作阳陷，妄投升举，则木已摇而复振撼拨动之，是为握苗手段，杀之犹恐其不速矣。不佞细按此节全文，恰如大雾漫天，莫辨南朔，一误再误，怪不可言，是不知何等妄人，作此呓语。而乃历代注家，尚能依样葫芦，喃喃点缀，此则医学之所以难言也，可不惧哉！

辨 舌 谈

舌之有苔，如地之莓苔，故以为名，由肺胃气化薰蒸而成。医家临证察病者，舌苔之黄腻厚浊，紫绛灰白，即可决断病之为实为虚，为寒为热，再合以闻声问证切脉三者，病虽万变，可无遁情，且有时较之辨脉，更为确而有据，信而有征。盖脉象尚多与见症不相符合者，如阴盛格阳之浮大空虚，阳明府实之沉潜细小，苟在初学，阅历未多，识力未定之时，鲜不为假象眩惑。惟一望舌苔，则病情之庐山毕见，不能丝毫假借，所以辨舌一道，即谓为诊断上第一要着，亦无不可。古人论舌，最不多见，《伤寒论》有舌上胎滑，是言其质，唯其滑而无苔无垢，故曰不可攻。可知辨舌之法，原出上古，但书缺有间，言之不详。自元人有《金镜录》，专为辨舌而作，其书今亦未见，有人以为不佳。盖元代医书，皆少精当，是其通病。明人医案，偶或言之，亦未详细。康雍间，张石顽之子有《伤寒舌鑑》，持论似乎明白，而不谈脉证，只说某种舌用某某药方，其何足据。要之乾嘉以前，凡说舌苔，未免隔靴搔痒，多未可

信，直至陆九芝、王孟英两家辨之，始为确切。且苔之与垢，亦复不同；垢者，望之虽厚，括之即净，虽亦脾胃浊气之征，究竟秽气未固；而所谓苔者，则确有根柢，纵然括去秽腻，而苔质不露，仍然腻浊，命名之义，其旨如斯。若无浊腻，即是舌质，或为滑润，或为殷红，或为淡白，质亦不同，与苔垢二者显然有别。察舌者，能以此三者劈分彼此，临床治疗已有端倪。至乘六杨氏更提及舌体一层，其说谓虚证之舌体多薄而小，实证之舌体多厚而大，即在无病之人，亦可据此知其赋禀，尤其至理名言，裨益后学，厥功不小。最可嗤者，今人某氏有辨舌专书，竟作五彩石印之图，赤白分明，黄紫显著，俨如伶人登台，若者殊红，若者青紫，教人从此入手，得毋白日见鬼。须知舌上之苔，纯由自然之气化生成，望舌之法，大类诊脉，岂有不凭经验而徒从事于颜色笔楮^{〔1〕}所能描摹尽致，某氏之意固可取，而形神则大有误会矣。古人又有以全舌部位分隶五脏，亦未必确。若夫色泽变迁，主病奚若，则变化万端，苟非病者在侧，随时讲解，必难领悟，断不能以笔墨形容。惟今世俗医，诊脉之余，未有一望舌者，实则多不能识出实在理由，只可谓之视而不见，宜其处方之不中肯綮也。

《伤寒论》桂枝人参汤主治协热利之我见

《伤寒论》太阳篇有所谓协热利之一证，都凡三条，皆在误下之后，自聊摄成氏解作热邪内攻肠胃为挟热利（见太阳病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条下，以正文协字改作挟字，则用《脉经》及《千金翼》本），而后之注家，多循其说，认作表热内陷。喻嘉言且谓热邪从表解甚易，从里解极难，协热下利，热不尽，其利漫无止期，亦危道也云云。（此喻注亦见不能卧但欲起条。）于是仲景之所谓协热利者，读者无不以为热利而当用清法矣。但凡百病证，皆自有寒热虚实之两途，则误下后之下利，亦必随其人之体质为变迁，而有或热或寒之两证。况乎攻下药剂，本是苦寒，病随药转，更当多寒中之证，何可一概认为热利？在葛根黄芩黄连汤证一条，明言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亦是误下之变病，而方药乃用芩连，则利为热利，洵无可疑。必彼条正文，并不谓是协热利，则仲景之所谓协热利者，或未必果指热邪内陷而言。今寻绎本论原文，其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节之所谓协热利，及太阳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节之所谓协热利，细察病情，俱不明了，虽各注家多有说解，而求其实际，或者随文敷衍，或者节外生枝，皆未能说出其所以然之原理。可谓扞牾扣盘，极尽盲人谈天之能事，只可付诸阙疑，存而不论。唯桂枝人参汤主治一节，药则以理中汤加桂枝，证则利下不止而心下痞硬，且在数下之后，则下药已非一次，泄利又且无度，其为中阳汨没，元气耗伤，不能自持，邻于欲脱，当亦尽人能晓，苟非理中大剂，急起直追，何以救此危险？病情药理，针芥同符。而本文反谓之协热而利，其热何在，能不怀疑？迨以本条全文仔细读之，一则曰太阳病外证未除，明是桂枝汤证尚在，再则曰表里不解，又是利下不止之时，仍有表证之恶寒发热，然后其人固已多服苦寒下药，证变里寒，而表之寒热如昨，因谓之协热而利，犹言协合表热之下利云尔。表既未解，仲师成例，自当仍以桂枝汤主治，无如里寒已甚，苟为阴药，碍难再投，因主理中，专理中焦之寒，而特加桂枝以解表。其所以不称桂枝理中汤，而名以桂枝人参汤者，正以桂枝汤中既去芍药，自不成其为桂枝汤方。且煮药之法，理中先煎，

〔1〕 楮(chǔ 楚) 木名，即构或榦。高达16米，叶似桑，多淫毛，实圆色红，皮可制桑皮纸，因以为纸的代称。

桂枝后入，理中欲其味厚，中流砥柱，挽回垂绝之真阳，桂枝欲其轻扬，迅速散发，解除在外表证。药虽同剂，用有分途，先圣成规，丝丝入扣。各家注释，唯程氏应旂谓协热而利，向来俱作阳邪陷入下焦，果尔安得用理中？利有寒热二证，但表热不罢者，为协热利，最为名正言顺。日本人丹波元简，亦云此心下痞鞭，与《金匱》胸鞭心中痞，人参汤之证略同。（今按《金匱》此人参汤方，即理中四味。）胸中痞结，寒证最多，不可拘《伤寒论》热入结胸一句，而遂谓胸痞皆热，丹波此说，取譬最近，切中肯綮。然则成氏此节旧注，谓为邪热乘虚而入，岂不与理中桂枝，大相矛盾，而汪氏甚且断定为实热之证，反谓桂枝人参汤方，乃传写之讹，不知从病情上潜心体会，而遽作武断之论，尤其心粗气浮，误尽后学。不才尝谓《伤寒论》一书，原文未必难读，第为许多注家随意谈谈，而本文之浅显明白者，反至玄之又玄，怪不可识，亦何贵乎有此点金成铁之注解为耶。盖自注者愈多，而读者乃有吾谁适从之歎，斯可为医界中之怪事。请以质诸通儒，当不以不才此言为狂诞。

梔子豉汤非吐剂辨

仲景本论曰：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剧者反复颠倒，心中懊恼，梔子豉汤主之。细玩原文，纯是阴伤阳扰之证，诚以人非铁石，既温散以发汗，复上下之交征，津液几何，劫夺殆尽，阴液既耗，虚火自熾，此虚烦失眠之所由来也。惟梔子味苦气寒，能清烦热，且形似心脏，亦能安宅心神。而所谓懊恼者，中宫浊气冲撞，片刻难安。香豉已经菴制，体轻质松，斯能开展恶浊，而原属谷类，可以奠定正气，药理病情至为缜密。须细味其于“烦”字上加一“虚”字，则与阳明实热之烦躁，显然大别。斯时急急求其宁静，犹恐不及，又岂有扰之使动之理。乃后世注家，不知从何处觉悟，竟谓虚烦懊恼是邪陷胸中，故用梔豉以吐胸中之邪，且附会高者越之，似乎非吐不可，岂不知已在吐下之后，正气大伤者乎。果如所言，亦正邪气之陷，并非胸膈间实有积滞，试问吐出何物？然注家之所以为此说者，非无故也。彼见方后明有“得吐者止后服”六字，乃相率而展转附和。不佞体验病情，窃谓此六字必非仲景当时原文，试读瓜蒂散二条，皆有当吐之之明文，顾何以梔子豉汤证数条，绝不一言吐字，而独以系之于方后？盖梔子生用，其味恶浊，服者易于泛恶，后人有此经过，乃于方后妄加此二句，于是仲景本义，长坠五里雾中，而不见天日。考唐人孙思邈《千金翼方》，亦已有之，且“得吐者”一句，作“得快吐”，可知其伪已久。请再读少气者则加甘草，若呕者则加生姜二条，此皆仲景所自言，设使果是吐剂，又何需生姜之降逆止呕耶？且本论又谓发汗若下之，而烦热胸中窒者，梔子豉汤主之。又谓伤寒五六日，大下之后，身热不去，心中结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汤主之。皆以误下而气结不舒，胸脘窒塞。香豉主治，正其蒸窬空松能散气结之作用。李濒湖谓其调中下气，颇能识得此药性情，乃为本论作注者，全不知从物理上体贴着想，偏能肆其瞽说，群相附和，岂不一盲群盲，相将入坑，虽间亦有致疑于是方之不为吐药者，要亦言之不详，未中肯綮，此古医书之真不易读，而医理之所以晦盲也，是可慨已。

千顷堂新印历代脉诀精华序

望闻问切谓之四诊，语出六十一难，谈医之士，无不宗之，诚以临床治疗，审察病机，非此四者咸备，必不能见垣一方，洞瞩源委。唯是寻绎古籍，则望色闻声问证三事，虽似议论

无多,言之未甚详尽。要之《素问·五脏生成论》色见一节,以润泽晦黝定生死,已明诏后学以辨色之精神,而以缟裹朱,以缟裹红云云,且明言五脏所生之外荣,见得脏象本真,若隐若现,舍而不露,方是真体内充,而大用外腴,尤足征古圣立言之妙。更考《内》、《难》两经,以逮仲师之《伤寒》、《金匱》,虽尚未明言问证之法,然所述种种病态,孰进孰退,盖大半皆问而知之者,于以知望问二事,固古昔圣贤所时时注意者矣。至于切脉以审证治,则逆顺从违,更是信而有征,确乎可据。惟《内经》恒以上中下分三部,仲景亦复握手及足,可知古人辨脉较为繁琐,自《八十一难》独取寸口,然后简而能赅,约而不漏,始为万世不刊之大经大法。于是《内》、《难》以降,洎乎近世,凡有著述,无不于脉法一层,各有发明,各有论断,尤其充棟宇而汗牛马,几乎更仆难数。虽曰见仁见智,宗旨容有不齐,要亦言浅言深,立说具有条理,凡在学子,孰不当汇而视之,择善以从,然后可以由博返约,折衷至当。第苦其散见各编之中,苟欲饱览群书,无书不读,夫岂寒素^{〔1〕}儒生,力所能辨,宜乎乡曲^{〔2〕}学者,苟且薄^{〔3〕}陋,无以深入古人堂奥^{〔4〕}而分其一席也。辛未孟春,山雷参与中央国医馆筹备大会,道出沪上,千顷堂书局执事谢春芳先生手一编而请曰:是为南沙蒋氏所辑《历代脉诀精华》,向无刻本,今其稿为本局所有,行将付之手民^{〔5〕},以广行世,吾子研求有素,愿为叙其缘起,以饷阅者。余受而读之,则自《素》、《灵》、《八十一难》、仲景、叔和之论,以及明清作者,凡有脉法,悉数甄录,可谓洋洋大观。尤喜其采集原文,不加裁剪,不为论断,以听诸学者自择,可知其具有深意,而所集者多至数十种,以作馈贫之粮,可谓勤矣。考南沙为常熟人,以康熙四十二年成进士,官至大学士,卒谥^{〔6〕}文肃,世传其精于绘事,未闻以医称,或间亦浏览及此,因而汇成一编,固亦容有之事。要之,成一裘于众腋^{〔7〕},已足为学者益智之粽^{〔8〕}。特是金元以后,医家学识日以荒落,时有不能从实验上体贴真理,而空言泛滥,陈腐相因,徒令阅者对之欲睡,致令空穴来风^{〔9〕},授人以谗慝之口,诚有不能为古人讳者。是编搜录既多,未遑删汰,势不能无此弊窦。然精金美玉何尝不在砂砾中提炼得来,是在善读者能自得师而已,何古人之足尤。况乎辨别淄渑,本是学者当务之急,果能以正法眼藏,审择良窳^{〔10〕},而后识见渐定,所造乃醇。然则是编之出,殆所以锻炼后学精神,而教之以择善而从,法良意美,殆在斯欤。爰叙其大旨,而归之谢君,並以告世之读是书者。

时维民国纪元二十年岁在重光协洽室曜之月^{〔11〕} 嘉定张寿颐山雷甫叙于沪西旅

- 〔1〕 寒素 家世清贫。亦指家世清贫的人。《晋书·武帝纪》:“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素寒。”
- 〔2〕 乡曲 乡里。亦指穷乡僻壤,旧时亦用来形容识见寡陋。
- 〔3〕 薄(jiǎn 剪) 浅薄。如薄陋。《史记·李斯列传》:“能薄而材薄。”
- 〔4〕 堂奥 屋西北隅叫奥。堂奥,指堂的深处。张来《夏日杂感》诗:“能无老蝙蝠,乘夜出堂奥。”引申为深奥的义理。
- 〔5〕 手民 古指木工。旧时亦称排字工人为手民。
- 〔6〕 谥(shì 试) 人死后,根据生前事迹为之立号。《说文》(段注本):“谥,行之迹也。”
- 〔7〕 成一裘于众腋 即集腋成裘。腋,指狐毛,纯白珍美;裘,皮袍。比喻集小成大;集众力以成一事。
- 〔8〕 益智之粽 益智与米混合所作之粽。《十六国春秋》:“卢循遣刘裕益智粽,裕乃答以续命汤。”益智乃中药,以之为粽,引申为增进智力之意。
- 〔9〕 空穴来风 《文选·宋玉·风赋》:“臣闻于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李善注引司马彪曰:“门户孔空,风善从之。”比喻流言乘隙而入。
- 〔10〕 窳(yǔ 雨) 器病也,泛指器物粗劣,《广韵》:“窳,器空中,亦病也。”
- 〔11〕 重光协洽室曜之月 指辛未年庚寅月,即1931年2月(农历正月)。